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荀子

勸學篇

許国曰勸學者見學之在人不可已金用洨作礪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水水為之而寒於水（此喻人之學則才過其本性）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已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

錢穀曰引此詩以諭當學之意

高似孫曰此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同也議論大醇小疵

黃道開曰人不知學問所置身者猶繫葦苕之

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吳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客晚主）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善水也而過江河（三段皆寓）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正意）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葦苕著之以髮可謂能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何也所託然也後寶曰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曰蒞陶弘景云離騷所謂蘭芷也言雜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

張之象曰易乾卦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乾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溺也言槐雜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彊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類是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

顧充曰言精學而遠大可成易曰順德積小以高大此之謂也

魁瑤曰用心堅固專一之義

有招辱也君子其愼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愼所立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駕引車則一及騏驥之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當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于不舍舍與捨同鍥刻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跪足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而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傳寫誤以爲梧耳技才能也言技

趙瑾曰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

鼫能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謂鼫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而又不能驚人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曰瓠巴鼓琴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伯牙亦古之善鼓琴者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眞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舍則禽獸也故書政事之紀也詩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礼有

曰中声已降一降之後不容弾矣礼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此說六經之意

季塗曰以為禽犢以為饋獻之物也

周旋揖讓之敬車服等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攷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謂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入乎耳著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當謂端莊蠕微動一皆也或端莊而言微蠢微動皆可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喧噪也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謂以言強贊助之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謂應聲也學莫便乎近其人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正故事而不委曲

李于鱗曰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

何孟春曰此謂道至而后接之

切近乎人春秋約而不速又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事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尊高而徧周於世事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乎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礼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將原先生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言所成所出者在於礼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礼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礼皆順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猶以指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儉束問楛者勿告也楛與若同惡也問楛謂所問非礼義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

[illegible]以人廢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善[illegible]全而[illegible]以廢言[illegible]

學者固當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illegible]一人學者之人也[illegible]

不[illegible]

未有[illegible]文字[illegible]文理也論語不通十章之一

言[illegible]不[illegible]與[illegible]言[illegible]故君子不儆不隱不[illegible]

以[illegible]道[illegible]也[illegible]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儆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illegible]言[illegible]道之[illegible]而後可與言語道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辭[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申時行曰佳言格論層見疊出如太牢之悅口夜明之奪目不當以文論也

許国曰礼樂詩書之數習以貫通之文擇賢人

勿與辨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言道之致也致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礼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觸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也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紂桀盜跖也全而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礼樂詩書之數以穿貫之也思索以通之思索謂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而為之處也除其害者以持

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好之有天（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欲不可禁也心好之有天下之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死生又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內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謂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皃言見善又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

黄道周曰：脩然自存，愀然自省，介然自好，菑然自惡，脩身之大槩。

姜寶曰：先辨善惡師友之所在，而又獨去其害己者，則益也大矣。

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省其過也善在身又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又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而當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又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君子有扁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礼也言若用礼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宜於時通利於處窮禮信是也

李奎曰此言礼之不可不由見脩身當以礼治躬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僈（提僈舒緩也）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倨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提（提訓舒緩也）易

霍鋪曰以礼義修身便是治气養心之術不及彭祖也錢穀曰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詖故一之以易良

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槩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者虚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耗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礼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及如彭祖也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溼亦自卑下如地之下溼然也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不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礼者重遲寬緩也去過恭則無威儀寬緩但不及机事貪利則有得也故皆抗之高志也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駑謂才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災禍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炤之以災禍謂以災禍炤燭使之知懼也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愨也愚款端愨者無潤色故曰合之以礼樂也皆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由師莫神一

吕補曰君子固窮

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

好徑捷速也神明也一好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暴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礼而行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謂鄙固橫行天下雖達四

馬埋曰借喻痛快此起勢之才絕綸之識不在也蕭灑神奇出塵絕綸
顧禹臣曰文逸如驥足以逐遺風

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慤。謂乖僻背違不能端慤程役而不錄，程功役勞役錄撿束也程及勞役之事急惰而不檢束言不言拘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清淖也。供恭也冀當為敬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清於泥淖中人於泥淖中饒饒然而之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竊然夫欲以獨脩其身，即獨善其身不以得罪於比倍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歟？則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止之歟？行遠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

李子[illegible]曰此言學之不已則可以齊聖賢可以配天地跬步而千里平地丘山矣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魁謂偏倚作怪之行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生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出入謂道路所至也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無偏頗也不竭不窮也成湯齊聖謂廣淵也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不志其義則渠渠然倀倀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履渠渠不寬大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

黃道開曰此言脩身不可以無礼而礼不可以無師

其類然後濕濕然深其類謂深知統類濕濕有潤澤之貌舉數君子之難故屢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礼謂若天性所安不以斈也行不違礼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之效如此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非師是不以師為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者禮法也夫師以自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礼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礼或為躰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斈敏求又有均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

張之象曰老老謂以老為老而[illegible]敬之也孟子[illegible]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是天下之父母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惕與蕩同惕悍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〻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衆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與此同也又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〻謂行事不求人之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則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勧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錫予也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

高似孫曰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楊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遇時則何必沉身也

理也。秉身簡同言秉擇事理所宜而不詻驕逸故雖燕安而自不至于怠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二句謂以公而滅私故賞罰得中乎理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勝私欲也。

不苟篇

眉頭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於河也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秦在西齊在東相去甚遠居以之地之大向之則無隔異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人呼一山衆山皆應是山聞人而應之故曰出乎耳出乎口或山能吐納雲霧

何以春曰異端
虽説故曰难持

口也

是以有鈎有須卵有毛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雛伏鵠卵卵不為鷄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説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鄧析好刑名持兩可之説設無窮之詞數難子産為政子産擽而殺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吟口吟張在口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倍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絀以畏事乎人縛與僔同絀與黜同謂自僔黜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

許國曰君子小人之異大較如此

遠以驕溢人。（溢滿）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僈。廉而不劌。（廉稜也劌傷也但有廉隅不至于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寡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凶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誇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攝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謂為伸）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如此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黄道周曰莊子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而和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云云

姜宸曰輕而翾言小人之輕喜輕佻如小鳥之翾然

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統類也愚則端愨而法。愚謂無機智也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禮也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整而不怠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此言憂喜皆當其理也通則文而明。謂有文章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謂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僻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而不知止者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人亂謂愚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僥倖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〻而險賊也喜則輕而翾。輕謂輕佻失據翾小飛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

頓充曰楚詞云安去以身之察〻受物之汶〻者乎意與此同

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礼義者非治非礼義者也

然而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

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舊亂而治之也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為善也

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

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

不為汙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絜脩整也謂不煩襍善其言

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埶也。故新浴者振

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

掝者哉。潐〻明察之貌掝〻當為惑〻〻謂惛〻〻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

康海曰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也

形形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去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變終于化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天地二句言天地有至德百姓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白喻其意夫自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又疑若如也無至誠雖出令民如未從者雖強使之從亦必至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智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

又曰啖啖并吞之貌事任也謂斷決任事于外也

姜寶曰如此之謂傷國傷國者斷喪其元氣而未至于亡也

又曰辯理也委曲使歸于理也

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唯其所止至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禮義而成俗朝廷羣臣之俗者若是。則衆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而好貪國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

申時行曰鄭康成云[illegible]書一札[illegible]旅之長曰[illegible]曰劑背合之券書也左氏傳曰梢質為玫董遇此由質要或曰質正也

已補曰此但寡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

節死制者也 節中義 制職分 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 秩祿也其制數百官少將齊其制度 使有付也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 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 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曰質 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姦人 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買賣以質劑節 司農云質則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 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梏矣 時斬伐即周禮中冬月斬陽木仲春月斬 陰木是也佻謂從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 任巧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梏謂器用不牢固也晏 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 重其積遠其塗佻其日而不趍三年臺成而民敗 欲上悅乎君遊民足乎食彼佻亦與此同者也 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力布之歛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 然而當 為然後 百吏畏法循

馬理曰所求之物皆自給足也

繩然後如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姜寶曰世之論治者又曰變法可以為治不知法者治之具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夏之亡禹法非不存也法是而人非耳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

顧充曰莊子胠篋篇亦是此意但詞有險易之不同

趙瑆曰义論却易之意思甚高文字甚奇可為吾鑒

李于鱗曰音節曲盡文机甚巧

何孟春曰數條文富而麗令人有正本澄源之

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埶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分四）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至末用長句）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

思
申時行曰自古聖王不刑而化不怒而威其然已無為爲民以为民表故世後世之君不知立本澄源以從諫求信以私偽求公以頑心淡泉以貪利諫廉蔵身不怒而求民之喻也難以真矣
許国曰古色蒼太

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命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外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矣凡鬭者及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

李塗曰此言鬭之忘身忘君忘親者愚非智害而无利辱而无榮

又曰此言勇有數者不同鬭者賈盜小人之勇無乃狗彘之勇而非士君子之勇也

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鬭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也。屬託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視其形体則又人也其好惡與人同但好鬭為異耳人之有鬭何哉。我甚醜之。其禍如此何為鬭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于求食賈盜勇于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

錢穀曰浮陽謂此魚如鯈於水上就陽也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鯈魚出遊是浮陽之義

倫以訓曰此言榮辱之大分見其中雖未及皆然其大分如此

又曰此言榮辱之大分見其中雖未及皆是其大分如此

悻悻愛散之貌為事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悍悍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忤背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鯈鮇者浮陽之魚也鯈鮇魚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胠與祛同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此見人不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之天故不怨天也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愨者常安利蕩悍

呂補曰此言安危利害之常体古来皆然大率如此

又曰此言天子之所以取天下諸侯之所以取国家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官人之所以取祿秩所取不同而其為榮則一

者常危害。財慾謂材性惡慾此蕩悍已詳見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災之常體也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知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乎天子之命下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丈尺量升斛刑法律之書籍圖謂摸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户之數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世傳去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頼之所以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秩祿也孝悌

又曰榮辱之分大致如此

又曰此言君子小人同一好榮惡辱好利惡害之心而其所以重道則不同是以君子常榮而無辱小人常辱而無榮

愿慤軥録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軥録謂自撿束也疾力者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饒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事者謂為怪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梼杌之梼乃頑嚚之貌突陵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其義再詳者也惕悍憍暴惕與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下人所以危亡由于計慮之失也楛惡也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若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行也持之難立也成則

許國曰君子注厝之當所以付榮小人注厝之過所以付辱

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使姦詐得成亦有必禍無福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厝之當而小人注措之過也注措謂所注意錯履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有美德者謂之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厝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士風習俗也節謂有理以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盜突常

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優當爲慢與汙字同篆 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怪道語也怪爲非常之事取此以自比也 凡人有所同好。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息安佚也 好利而要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醎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腥臊亦氣之惡者 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可以爲農賈。在注厝習俗之所積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亦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說逸也 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多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由于

錢谷曰言古之善治天下者如有不順其治者則刑之所由加辱之所由招也

性之固習者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之爲待而後脩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靃馬靃馬猶與馬也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離耳下反制上離散之後故賞慶刑罰勢詐之爲道也僱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羙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咎怨莫不毒孼若祓不祥咎至也毒害也孼謂妖孼祓除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耶則大刑加焉荀

雕雕章明之貌也

不狂惑戇陋譙睹是而不敢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知脩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衆之中更有能自修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性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之雕雕焉懸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得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從皆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僻讀為辟）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於糾謂好發擿人過也收謂掠美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謂鄙陋之人矜彼犯則調和之者也）夫是之謂大化一至（大化皆化）

李筌曰此言以德兼人者

也至一極也　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貴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謂開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皆安言不驚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也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聲名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言為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賞言奉養戎甲必煩費賞貝也賞貝謂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聲名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地藏曰窌掌窌主食廩之官委之財貨

以富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接之，惧其畔去也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于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疑，定也。堅固定甫也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疑，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疑其人，則必亡；能疑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疑，兼并無彊。得其地則能定矣，則無有彊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疑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

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彊令
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以欺惑愚衆

三十九年…卷二六 危哥子 十九

…以慰 …三千…後民

于桀土王者之事畢矣

綴兩士服五年而後大毘之圖大歲以爭則國以征則恚令

趙理曰說文云嵬高不平也今此言嵬者其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晏子春秋曰不以上為本不以民為憂內不與其家外不顧其溝夸言傀行自謹于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

李子麟曰它囂未詳何代人世本楚平王孫有田它成豈同族乎韓詩外傳作范魏牟〻魏公子封于中山者

非十二子篇

假今之世假今之世謂假如今之勢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皆亂之世也世治則姦言无所容故十二子借亂世以惑衆也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字嵬瑣矞與譎同謂詐也嵬當為傀彼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謂無分別之貌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輕放之貌言任性情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于古之文義而通于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未詳其義利與離同跂遺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若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

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班固曰先在莊子莊子稱之今莊子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與即與莊子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孫牟辯公孫龍之言公孫龍平原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言其狀也說苑曰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何者為定也田駢齊人也遊稷下辯見十五篇

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曾不足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懸隔君臣矣然而其言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疎遠貌宿上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疎遠無所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愼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辭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也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何孟春曰說謂但言堯舜之道而不知其異作方畧也

申時行曰荀卿得意之文較是此篇首尾一篇文字

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徐貌礼記曰君子蓋猶猶爾劇繁多也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謂仁義礼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結約也解說也僻違無類頗僻違類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之隱閉結而不能自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豫不定之貌瞀闇也嚾嚾諠譁之貌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于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王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

李奎曰聖道明則邪道遠圣道行則邪道息此圣人得势不得势之分彼十二子者其亦幸而不生于仲尼舜禹之前而不見之于数圣人耶其亦不幸而不生于仲尼舜禹之时而不見正于文圣人耶歟

之奧言出堂室之內也歙然聚集之貌弗讀為勃勃然興起貌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一統一也財與裁字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信者意雖不同皆歸于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

[illegible]流者含腥溟死而務決

評國曰姦事姦心姦說此三姦之乱肯戕而終之以聖王之所禁此明法律以為姦人之戒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流湎皆類於礼義是聖人之節制也言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多少無法而湎流然雖辯小人也。湎沉也流者不復返沉者不復出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辯不順道理不聽察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謂乖於常也知而無法騁其異見也勇夫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數孛為大而用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利足而迷苟求利足而迷不禍患負石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也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

詁國曰老成人伊尹尹陟臣扈之類

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急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則讓然後為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道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包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妖誣狡猾之人矣訞與妖同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恠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謂勛曲大臣也尚有典刑謂法治也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大命謂曆數之天命也傾覆敗也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群者也士仕謂士之人初登仕也合謂和群謂衆也

霍韜曰古今之士大致不同如此亦風俗使之然耳

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歷數古之為仕者如此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恣睢矜放之態貪利者觸抵者也謂持權勢而忤人無禮義而非權勢之嗜者也歷數今之為士者如此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時者也著明也謂明著其時事不使人疑其姦詐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為無欲者也好利之心不知止足而佯為無欲之狀行偽險穢偽謂詐偽險謂狠險穢謂汙穢也而彊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自為其俗者也離縱而跂訾者也訾讀為恣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又貴己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又用己可用謂才能也

錢穀曰聖人有云曰求君子求諸己其即此之謂乎

故君子不能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衊也）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忠於誹（虛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謂無虛譽也）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進謂冠其前也逢掖大衣也良樂易也）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莊然不可犯之貌）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謹敬）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大之貌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吾語汝學者之嵬（說學者為嵬行之形狀）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低也纓冠之係也禁緩之義未詳）填填然狄狄然莫（音貊下同）莫然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填〻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跳躍之貌莫讀為陌〻静也不言

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静而不言舉止無恒也瞡與規同〻小見迷之意之

貌瞿〻正視之貌盡〻極視盡物之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

貌盱〻張目之貌皆謂瞻視不平也娟嫉之意

瞑瞑然瞞〻頭目之貌瞑〻視不審之貌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

業之中則儢〻然勞避之意離〻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詢是學者

之嵬也事業謂作業儢〻不勉強之貌離〻不親視之貌儢心不力也儢音呂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貌不畏

人之言也謑詢謂辱罵也上謑字音傒弟佗其冠仲禫其辭。弟其冠未詳仲譚當為冲淡謂其言之淡

薄也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

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

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沉默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

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

呂甫曰說齊處亦詳贍的當

詩國曰詐朱未閒襲莒謂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遂須之類

頤高臣曰言內忘深讐之怨外忘射鉤之仇

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后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言盛者猶然況其下乎 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稅賦之半也 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行事若是其險汙淫汰也。險汙謂事險而行汙也 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安也謂安然不疑也大知謂能知管仲故稱為大智 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為仲父

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出外也言桓公于仲內則忘其忿恚之怒外則忘其射鉤之仇也仲者夷吾之字也桓公隆禮事之如父故當時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言貴戚之臣莫敢妬嫉于仲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乃世為齊之上卿者今以高子國子之仁與仲也本朝之臣謂故舊勳臣莫之敢惡謂亦莫敢致惡于仲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緊齊國之臣言之莫不秩秩焉秩秩謂順序之貌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比也其能當朝也宜哉非幸也數也文提前詰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者也陳方畧審勞逸畜積脩鬭而能

張之象曰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微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總見桓公之霸在任管仲

高似孫曰前並言五伯於時製褒美之此章明之頌故言

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脩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而讓飾爭。依乎人而蹈利者也。爲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治之而蓋與之鬬。謂以義服非力屈也委厭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異國安自化矣。有安綏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甚省少矣。文王誅四。四謂密也阮也共也崇也武王誅二。武王斬紂與妲己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已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以文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

其次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萬道開曰黜人秦人也楚懷子死于秦其子襄王為秦所制而役使之也用字深刻

里而為黜人役（善用謂善用道佹人秦人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恃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為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蹲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慎而嗛（嗛與謙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不回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侵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恃信於上不處嫌疑間使人疑威福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徒取徒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

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求善處大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防害之能耐任之則慎行此道耐忍也慎獨為順言有賢能者雖不欲用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能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而必無後患之術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既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用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嫉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

道上威武爲重招權於下以防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施道之考惠之道欲重其威福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蹶擅寵則必辱可期而待也可炊而僨也炊與吹同僨當爲僵言可以氣吹之而使之僵仆是何也則望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仁則必有聖智之名者在于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順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慤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重不貳爲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謂困躓也疾力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疾怨之心功雖甚大無伐矜德之色伐矜誇也色謂德色也省求多功愛敬而不倦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見其所處之皆順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矣是之謂

善首鵬曰伏而咶天喻益遠也救縊而引其足喻益急也

姜寶曰此篇說周公仲尼亦詳瞻稍竟冗散

顧□曰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武王克商……兄……

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若與說經同縊也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也故君子時屈則屈時伸則伸。屈伸猶用舍行藏也特屈則屈特伸則伸深得聖人時中之道也

儒效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

第三國者十有五去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異親也此數畧同

使諭於道不能揜迹於文武開道謂開通道達揜表也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易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

趙曰財與義同欲其不應之者而亦不忘情困棄常通于義万物养百姓之綱

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極致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又不為悖亂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嘆辭也勢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窮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敝屋而陋者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諸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居謂孔子閒居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无于公均之中有父母者

（取勇也）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也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於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明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迹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

李于鱗曰此處亦覓施恆

何孟春曰苟得其正不必徧至或曰正當為止言止于礼義

中晦行曰譎考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其位次本或亦多作譎

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學人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者皆可及之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皆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收拾上文作來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然後君子之所

馬理曰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

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世治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易更易也已見上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不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

論以訓曰混芒无所知之貌並此也鄉音向效曰力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太所知淺也

徇之名也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原本也消知仁義之本圖謀也迴轉也圖謀運轉天下之事而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有溢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

呂補曰杅〻于時也自足之意

之器誠在此也是杅〻亦富人也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及將成此然後就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于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地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辨讓而勝詩曰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

盧紹曰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

張文象曰不乱謂智當其序不錯謂偏于其職列也言需為治亦之極也

康海曰未喻前未及時其又未安謂未得知大世安行之也周密謂及善也

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故明王譎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今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賢以養生為已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導不已啟發無窮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姓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文也言安于礼節

許国臣炤々明見之貌炤與照同修々整斉之貌统類綱紀也言事不乖悖也

若身之安四肢不以造物爲也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井井兮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猒猒兮其能長久也。猒足也乱生乎下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而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泰安之貌綏或爲劇劇之貌熙熙兮其樂人之咸也。熙熙和樂貌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隱隱憂戚貌恐人之行事不當理此已上論大儒之得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已。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已。詩言是其志也。書

李塗曰詩大序一国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〻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霍韜曰重說周公並竟悠長有味

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風国風逐流蕩也国風所以有隨荒暴之君而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詩序曰變風発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以先王之澤也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以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以通之也。天下之道畢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亾。鄉是如不臧倍是而不亾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則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矣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而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天又誰為恭已㦲。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

錢穀曰迎謂迎
太歲也尹子曰
武王伐紂魚辛
諫曰歲在北方
不北征

霍叔
武王弟也周在
豐鎬東出三日
未当至共谷交
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幾已近于
洛矣或曰至汜
之后三日也此
段武王事備諸
書未有

呂補曰武象武
王克商之后樂

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孰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
也行之日以兵忌 武王發兵日以兵家所忌之日 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汎至懷而
壞 汜水名懷地名書曰覃懷底績孔安国曰覃懷近河地名謂至汜而遇水汎漲至懷又河水汎溢也 至共頭
而山隧 共河內縣名共頭蓋共縣之山名也隧謂山石崩摧也 霍叔懼曰出三日而灾至
無乃不可乎 霍叔武王弟也 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哉非廉惡來夫
又惡知有不可焉 比干紂賢臣箕子紂諸父箕国名子爵也飛廉惡來皆紂之嬖臣飛廉善走而惡來勇力
也 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石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
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 非周人殺
因殷倒戈之勢自殺之也 故無首虜之獲無蹈之賞 周人無立功受賞也 反而定二革
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四海之內莫

名文亦曰頌注詩序云武奏大武也禮記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韶護殷湯名左氏傳曰吳季札見舞韶護者嘉因特舞周樂武王樂之也

匡應曰引造父羿以起大儒得此異之体下段又重重復說補足上意俱是章法

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蘄當是時也天又誰為戒矣哉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國而千里之國莫能與爭勝笞棰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其

許國曰逢大也淺帶博帶也累粗也祖法先王之道言不知大体故足以亂世法后王后王之王夫隨當時之致而平制度是一也若妄引上古不合於時制變亂矣故仲尼脩春秋又周法

類其行有禮其舉無悔其持險應曲當與時遷徙與時偃仰千化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十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瑣之人則畏而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繆學襍舉）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士所謂逢衣淺帶之也行偽謂行偽而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

頤昌臣曰這一段文字精神印証尤甚停妥

張之象曰倚奇也韓詩外傳則奇物怪变儗讀為疑怍亦作㤰

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体其所見之明由未齊言行使無纖介之意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黑白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張法而度之則俺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

……所雜舉……舊儒……知其大……類故各以應之無所疑滯……也

張之象曰言偶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免也

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而已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繆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能則必為乱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宝也無師

申時行曰情謂喜怒愛惡外所感者也言師法之于人得于外情非天理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又在因外情而化之

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隆厚也積習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故厚于積習謂化爲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厝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者也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販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

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注錯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其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

高似孫曰高下小大不出此大壇宇防表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

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尊于一人不以異端亂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德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之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敬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王制篇

黃道開曰此等四人当用当去亦為政之要畫非本務也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徒大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父昭子穆言為政當分有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居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是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听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

姜宝曰凡所以下但示聽政之体

顧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戾过則威厉而不親和过則易夌而敗侮二者皆非所以聽政也

鄒寬曰此等大議論最宜潛玩是有国一代治体

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願謂人皆願之也凡聽論所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為之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亡政也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

何孟春曰看他家後數語是真衍正脉不可無此段

申時行曰此段似沒緊要其實切精到之論

盡也（類謂比類）偏黨而無輕聽之辟之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有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主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〻則亂〻〻則窮矣（物窮竭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窮不竭）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人安於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

詳國曰成侯嗣公皆衛君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人君立嗣子曰衛嗣公更如其政殺[illegible]而忘其[illegible]以雍己也乃書簿

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節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充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

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鬬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勝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勝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鬬人之民日欲為我鬬吾民日不欲為我鬬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

[illegible]以敵如耳首妣汝傷泄瀝除以合是相参也又使过客関市数之以金後五關市問其有客过舟汝金汝迥遺之関市大想以副公為則然此皆是計數之類者也

李奎曰欲友諸強不在于用力勝人用力勝人不用是傷人之民傷其力之民至于怨是先與與為親人欲為闘吾民又

不為[illegible]從數親離又獨大也不獨強而反勤矣

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憂其敵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弊此彊大之始時也始危也知彊大者不務知強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疑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彊侵暴也疑定也疑其德謂不輕舉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莫能削也天下無王霸王則常勝矣是知彊道者也無王霸之王則強国常勝王衍字彼勸者不欲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倉廩国家之儲貯備用備器用也案謹暴選隱才使之士案察叙謹厥也若秀招也菫募猶募也選閱擇揀也材侯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久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illegible]之心則諸侯親之矣脩友敵之道以教教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幷也幷之則[illegible]

瞿綸曰詞氣悠揚敷暢通篇所言要不出此數讀再三趣味愈長

錢穀曰荀卿法後王乃是特見論卑而易行

疏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曹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飭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人遠

論以訓曰此乃尊中国称引圣王承至治法君子见荀卿學術也

雜言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解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戚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祟彩畫戒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与凶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刻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

林澤梁以時禁法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正域讀為征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化上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流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稸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豊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偃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趍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

呂補曰師長也言為政如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

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火烏羽齒象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崖丹干丹砂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

許國曰此已上歷言天下之物皆供中國之用

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

又曰物皆盡其矣而來為中要用也

馬埋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類與萬也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无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乱轉換新文家針線

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于雜也以一行萬行于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與之相參共也成化育也摠領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也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

顧門臣曰此以下竭君子之義之始为之喪祭朝聘之礼所以齐一民各当其道不便强放

張之象曰此段說得理到論者謂荀卿明王道述礼樂大田杀丸在此篇 康海曰反說補上段意文字甚佳文家要訣也

天地同理與萬物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使人一于忌義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于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知謂知識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illegible]無分則爭々則不能群也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故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々而無分則爭々則亂々則離々則弱々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

高以孫曰此処只足正論故着子假論相間雜可見于此李者摘其純而去其駁可也

錢穀曰其數段豎言育養若愛養之嶮則天下之利源開矣

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財也聖王之用也上察于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

[illegible]曰言用礼以治化雖神明博大以其至約為治也

黃蓮開曰條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

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則人齊一為大有力則強如人也序官謂王官序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牢之數宰膳宰爵主掌也卿介卿宴也周礼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此一切爵官爵謂公侯伯子男等皆掌其一事也司徒知百宗城郭立邑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大小也立邑所立之邑用也周礼大司徒之職掌建保土地之畨畚與民之數立器言五方邑域更制皆知其數不使作苛役之邑也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礼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則謂之田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中士三人步卒一十二人自甸徒今之白丁也脩憲命審詩商詩謂四方歌之謂商謂商聲哀采風之以避亦悲歌者也禁淫聲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

題准曰日上太师之士五下天王之士愬言上下貴賤農工商賈各有所同

韻充曰襛攘穰除不祥擇取吉人也五卜洪範所謂曰雨曰霽言門曰終

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工謹蓄藏以時順脩使農夫敦力而寡他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三月無焚山林也憲表主表刑憲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百索上所索百物也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脩使百姓姓安命樂處鄉〻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名尚完利便備用使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占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侵是其類也兆謂龜兆或曰兆萌謂望其云物知歲之吉凶者也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祝之事故曰巫跛修採清脩其採清之事採謂採去其穢清謂使之清絜皆謂除道路穢是惡也易道路謹盜賊平

高以孫曰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作日不使俗姦人若今五家為保也

眾海曰政政事乱以下又是總語另起一意以足上一段長

室律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姓莫不競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

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定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懸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不勝于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曰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偷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桀以中立無以有所偏無為紂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卒平敗教審節奏武彌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黄道開曰迹上截下作三小段議論俱入大家讀其文想其世侵〻大有滅次熈朝景象令人武日觀化

姜呈曰三段叙天下之法体俱是大根節處謂者未可草〻又曰意到語爲可謂奇絶

傾充曰曲折辨論語語篤入精神聚處調凿意未盡不可以尋常文字待之

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屈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矣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往行之已脩至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孰能有與是鬬者與安其國為是者王殷之

璭瑆曰文似孟子然孟子簡晳此則周詳懇款

李于鱗曰把正大議論鋪上說不而卷舒万狀變態不常尋常筆力亦發不出

何孟春曰文有氣力有光燄讀之可以發人才思蓄於五論中將行日文字仍餘婉曲高而今調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
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
事者使相率貫也以是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
器械者彼將日月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
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月捿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
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月挫頓
殫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
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
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
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

評[illegible]
[illegible]籍斂[illegible]
人一唱三嘆
李塗曰王伯安
存危殆滅亡之
田大約不出此
此文字变化各
極其趣
霍韜曰文勢浩
蕩如長江大河
波濤萬狀而兩
段議論步步回
顧之如江淮河
漢各自朝宗至
未歸結柳揚箴
規令人感歎

創
錢蕃曰文有起
伏亘有箴規而
詞氣雄壯生世
之文也
倫以訓曰一結

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侻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機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富國篇

合三若曰不可人之思 呂補曰倫類也並處群居也真在人之法制則以類群居也同求異道謂或求為善或求為惡此人之性也是根本之論 馬理曰有功名首居上無功名者居下大後群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群衆齊等 顧影臣曰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者曰善人之大欲貧賤是此情也

萬物同宇而異体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竝處 謂人之倫類竝處于域中也 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 此引法 不可說也 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 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 功名之立由於任智 功名未成則群衆未懸也 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居下然後群衆懸隔若未有功名則群衆齊也 群衆未懸 懸字亦作縣 則君臣未立也 既無懸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 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于各縱其欲也 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 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物為貧所困也此言不群則不可群而無分亦不可也 窮者患也

之制各盜則勿不去火爭之也辨詳贍八到

姜寅曰婦之父內稱之之父爲姻曰婚姻者明當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請爲納之幣也先至女達親迎也

黃道問曰節用裕民上有令名而下有餘饒正見節用裕民之

爭者。禍也。救患除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也樹立也若无分則人人患于樹立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聘內送逆無禮如是則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也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取法焉而下以礼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又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

不可已也

張之象曰此言不知節用裕民則財不足而發藏空矣

康海曰自天子諸侯而下皆不无礼节之如此

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矣不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節用之則又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刑量地而立国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覆盖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盖不乏絕也必時藏餘謂之

康海曰此處正論法度之文

高似孫曰論先王鑿上有處是有関係议論

黄茵開曰文字剛閣親切有味

稱數故自天子通於衆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 分者人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戶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士不唯使人瞻望自為夸大之聲將以明仁人通得此文飾言至貴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遠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

姜寶曰轉摺處轉有四五次不事奇詭而矯健有力此筆力之絕

道理曰平鋪敘

顧克曰厚字謂重也出死謂出身致死斷亡謂判其也言判其死也玉謂之彫而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黑謂之黼黑青謂之黻王畫

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

此蘇洵之文亦典白潤之章

李手鱗曰天地生之而千萬載又生一聖人貴足以宜民皆聖人自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成並物其所以和其聚之安之其是父子兄弟五倫進之以及其爲耳中間遂司含德字在內聖人成之亦以德也

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亾而愉者也愉灌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其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材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厚力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惟如此而已

德之外非有加

許國曰此言今皆暴君之因民窮以怪歛奪之禍反上亡人數矣

張之象曰言衆庶將率天下之事正以見下丞君賢相之事

有蕎挈同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斃之（有讀為又蕎據其事挈舉其伺候其罪詐為其亂顛倒反覆也靡柔也斃敗也或曰靡讀為𤸇𤸇散也斃盡也）百姓撓訞皆知其汗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謀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謀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利己節忠節也）（此皆由上無恩德以下亦傾覆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兼愛天下之道在明分擅地表畝（擅地謂耕田使也相擅表明也謂明其界使有畔也）刺草植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以時穀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申時行曰當時以盆為量考工記曰盆实二鬴墨子曰子墨子弟子仕于衛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

許國曰別謂生別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違其生使得遂也成群言每一類皆得成群昆蟲蚳螘蜩范之屬也除大物之外其間又有昆蟲萬物知云昆明也得陽而出

子之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葷辛菜也蔬與蔬同 以澤量言滿澤也 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剸與專同 言載滿一車也 黿鼉魚鱉鱣鰌以時別，一而成群。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 然後飛鳥鳧雁若烟海。遠望如烟之霙 海皆言多也 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

之渇陰而藏之蠹也論到此更不讀[illegible]矣

趙瑩曰均事業齊功勞即並耕治意

荀子曰墨子治天下雖子賢吾恐須天時地利人和俱失而天

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隳之也說不免焉（非將隳毀）墨子（墨子論說）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瘠奉養薄也奉養雖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此言皆由不顧賞也）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若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

謂以勞役強民也

又曰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暍傷暑也

黄開曰月故君長民以下其文未詳亦恐脫誤

功而忽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也）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胠宛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懽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我者威乎刑罰三德者上則下應之如影嚮（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已而後責人也謂上誠意行之也嚮讀讀響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如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

李贄曰天地生物自有餘足以衣人食人善予衣褐帶玄贊蔬飲水是代其本竭其源而焦天下故善術誠行則天下嗥而弥貧矣

震滄曰此段意深而詞切

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儌當為險儌謂僥倖免罪也不一謂民心二也）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爵賞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濡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所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隄防標表明白易識）故曰上一則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草木枝葉之類本也之謂也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觀國之治亂滅否至于彊易而端已見矣（今舍後徵之緣侯所）

下教敗待命亂亦甚矣

康海曰聖王有天下不齊賞罰行而賢否進退天時地利失和

瞿穎曰俱得而財積如丘山天下用饒而百姓益以富足豈非

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彫琢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類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也故其賞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是于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

隆古之盛治哉

雅之象曰垂下也以上所牒詩之事下說子民而參之謂施小恩春民不过照井之在治、之恩也

耳理曰漕以尺人力覲要時趋精也務勉淪也

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傮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也徙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

申時行曰陵侵陵言凟于礼义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

王爵曰推人君之道利于民皆以富而好一不當所為一不善每每足以貪民有天下者可不求延民之術

（侯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闞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无不察也）是亂国已（亂国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已（蕪謂无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故力不足路也）觀其朝廷則其爵者不賢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已（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慤所親信者不原慤也王闇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熟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国已（礼义節奏謂行礼义之節文芒昧也軔柔也亦怠惰之义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国言必見凌辱）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調議是治国已觀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是明王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

名穀曰徵驗言其驗先見此段與管子論入納相似平王典實董法尤好論以訓曰罕聯許多談語以是平強二字出来文章要有此使呂甫曰特和得天之和氣謂歲豐也事業得草耕嫁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其制潢然貨財下谷

簡易（不汲汲於貪泉）其於礼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荣国已。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雖尊而至公，而又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臣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觀国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礼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卒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国貧。士大夫衆則国貧。工商衆則国貧。無制數度量則国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原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

通名别而言之則粟米布帛曰財錢布龜貝曰貨也

高似孫曰竭其源致國之傾覆滅亡可以立待此闇為國計者

顧充曰戴猶任也此言國家妄任貪士則天下莫去隱匿言其

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便熟而積陳有餘无食菜之色也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蹷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至愚主之極也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含也 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皆以含失之也 君人者亦可以覺矣以此自覺悟也 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此言无道則雖大至滅亡有國則雖小國以獨立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

國勢光大也

趙理曰其境內之聚則保其險固視其可進謂舉而動也

馬理曰所使行又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礼讓之上

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閻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紃條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伐有道祇或惡名故不攻也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遠舉縣軍于遠也極戰苦戰也君懸國欲我如此則不可也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為迕過也休典禮同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藥猶醫也彼縱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與畏我為仇敵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人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碩大也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

顧𤣥臣曰此論有國難易之法

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否不攻也為于偽反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箕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箕旗、箕二十八宿名言壽比于星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之我獨案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衆人詩曰倣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明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約以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言日也割國之緇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緇此謂以地賂強國割地以不多與但以緇銖言之也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及至於資單國弊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若猶使處女

張之象曰謂不專齊一其民同力以雄非大国也

嬰宝珠珮寶玉嬰係乎頸也謂寶珠玉中奇宝者也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蹠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曲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膕曲脚中右獲反盧當為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人屈僂撓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辞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其刼奪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為煩多拜請以畏事也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恥辱如此猶得免禍亦不以足為持国安身之術故明君不道也必將循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眾庶齊於下上政均平故民齊下也如是則近者競之遠方致之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名聲如日暴炙炎炎赫也威強足以捶啓之頫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

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撓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国雖使彊暴之国事我易此之謂也總承上二文而結言之

馬理曰開口便是大義論

顧鼎臣曰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益也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自以各私為謚故為礼不同

王霸篇

荀子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而湣齊湣宋獻也是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王。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國也言提挈一国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行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以為礼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七卷

王霸篇

荀子

[illegible]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illegible]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illegible]

所以王所以治
申時行曰此言

以義匡以仁
仲尼以正夫而
中道開曰此言
其言

以義之治
天下以道以救民天
士者義以樂義者
張之以樂曰樂義

言生殺使讓終始通一也。以賞罰相權衡則賞以義之中
中亦重也所為皆以義中重

偃武修文志在加義於天下則遷善遠惡人以政事申之以賞

曰成功誠服明大下之後言中行義既成之後

言語以義者言語之意所齊一日不偷合乎於天下合乎後世

究而天下究竟不合乎大義之旨故義乎心意加義乎身

下仰上以義然後從之也。以義為本其心仰之

之誥曰則樂義者也。主之所本然後行以信

法者則樂義之士也。主之所以為本於國

樂義之士也其不樂義者不以為本

也行不義不以其心之所以為之者

張之象曰舉義士舉義法舉義志三者皆安天下之道以故足以成泰隆之治

此言

黃道開曰此言仲尼以匹夫而以義顯名

申時行曰此言所以王所以伯

也。檪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其所與義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尹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為布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師群臣而首嚮之者。則舉義志也。嚮向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則錯義之志意故不懷不義之意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其然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賞罰生殺。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

新以下中時行曰王者必以義

陶望齡曰以下言所以伯

許國曰如此之謂伯五伯是已一字一語音向節奏自非常道

康海曰非本政教也數句皆言

一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然已也哉部當為剖謂發開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義必如日月雷霆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齊以一國皆知行於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道而皆濟于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齊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畧奏也天下之理謂條理者畧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未有

高似孫曰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畧信如略地之畧謂非固有之也道伯者之人極膽切

張位曰先詐力而後仁此之謂也

張位曰既不由義又以不信此

名德如堯舜禹湯之政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脩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鄉方畧。所向唯在方畧不在用仁賢也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齺七角切齺相搘持也齺然敢拒也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迎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挈提一国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功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若謂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析離如是則敵

古也

趙志高曰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国及樂毅以諸国攻齊擊枯葉之易也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国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為靷引軸之物結引續繁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客引軸馳騖于他国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一十三年與秦敗楚重於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為韓魏攻秦至函谷軍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温舉謂舉其国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世稽考閔為亀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

畨道開曰荀子多重叙前語致叮嚀之意歎明主謹擇王伯之由

李九我曰故国乃累世久長之[illegible]一不擇所[illegible]亡可立待

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巖巖同涂巖則塞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巖與巖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亡是国之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爵土然後為安或曰衛封疆丘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為之誰子猶誰人也順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荅辭也道者為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為坦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非積久之法坦坦然無

故不可不慎

黃道開曰此言義理之當持〻之則王異于伯矣

姜寶曰此以下又歸到任相上見有天下者君主之臣輔之故曰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任相不可不慎

変也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変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厭焉義同有千歲之故何也設問之辞一朝一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一日之人謂今日之人未保明日厭閉藏貌言人事之易変如此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変易之事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礼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任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国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

支道林曰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也

馮叔吉曰小用巨用若齊桓外任管仲内任豎刁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等任皐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公也身不能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
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
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
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
親踈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
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
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比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
比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
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員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

[illegible]曰礼之用於国如此人君可一日而無礼哉

蘇濬曰承上段立論識見精詳不必破碎讀之

李于麟曰道人情欲而切最是筆力高處

何春孟曰孟盡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

也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安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先氣香亦謂之臭綦極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

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信性也

申侍行曰明君游于治国之中若闇君則荒遂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校至于身死国亡可不哀哉

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国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闇中樂並音洛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較也。校計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脩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循道鄉方而務也論謂計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循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循道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非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不在窮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

許闓曰鄧子云夫為人主而身察百事則日不足而不給也故明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申時行曰此言人主必窮治人事則與匹夫何以異也

趙志高曰墨子摩頂放踵而利天下故必自勞昔聖王以求輔

而詳事至佚而功成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偁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然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以是懸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懸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相為先不自用而任人故使能而官施大致不同如此

趙溪曰此論百里之国取天下之道即湯三是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揔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如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国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国負何其上地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賢士[illegible]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霍韜曰極忠信明仁義盡天下之人皆來歸如西伯行仁政東海北海之民歸之天下強負而至是也

王錫爵曰此勞于求賢逸于得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貧士進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俱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也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是天下之勢盡如此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歸之矣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人能知人則皆推帝其艱行以明君寶而愚者難之也

歆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甚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以任賢為難也夫貴而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礼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改令之要約也挾記曰各揚其以百官察賢服大刑幽因也春秋傳曰晉侯以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二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

申時行曰我聞策太子語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也

錢穀曰此謂誠能不可不求

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響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閑暇也或讀為閑）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睾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睾牢）人苟不狂惑戇陋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適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靜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疎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雖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

馬堅曰此謂哀誠誄之上不求則成亡故可哀甚于衢塗也

論以訓曰如此辨駁最是筆力

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也）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頻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也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衢塗岐路）嗚呼哀哉君人者千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上一而王下一而王（一謂令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呂補曰不以者言不以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猶重之孝經曰不敢侮于鰥寡而况于士民

康海曰礼法樞要礼法大分

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上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以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以下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所同用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姜寶曰此已上總見治天下者不可无法礼

張之象曰人徒謂徒給徭役者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差各得其宜也挾以為浹

顧鳴原曰此又言賢相之不可不得能任賢相則无為而治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己而正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宜使稱於用也）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人之官使吏所使役之吏閑數也大君子即人君也矣）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總他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許同曰此又舉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用公以实之見淂資相而王業成矣

霍韜曰上言督因所以秉劍之總謂攻者此言混憺又是分埋無務者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照則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服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倫說之有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旦畢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懸簨虡也泰與汰同）（抗與沆同言齊桓惟此是脩）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飭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故焉知一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因與力而功名素大（智者知任賢之君）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其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

呂補曰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誠也

馬理曰治国之徵驗在分定百官守分而无越思當事而不侵越百姓安于制変而不敢踰分此便是治国之景象

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傾則任乱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國之徵也閒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国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国之徵驗在分定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顧隅臣曰此是人主之道當如此万代格言

張之象曰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

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人君當執其要而已

康海曰周礼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聽其政

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下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相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也）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脩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當為成功效致也周礼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

事而詔王襲置

高似孫曰此俱是王者之法故云道王者之法下主者之人則王是也乱世以下是亡国之法議々論起々伏々有許多的法許多光景並宜熟讀暗記方盡其妙

而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之（俳優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

黃道開曰抑揚後書策所餘來在此一段

高以孫曰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康海曰此以下言操術之不可

致勞若是故百姓賤之如尪惡之如鬼尪音兀無尪字當為尫病人也曰欲司閭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伺閭伺其間隙投擲也籍踐也卒有危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倫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作賤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誠則以類自至謂天誠能化萬物聖人誠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〻然則尊之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〻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財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齊則材性自盡長迁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操之術有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亦是堯舜〕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也〕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大〔約少也謂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矩正方之器〕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辯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

姜宝曰此以下言通士公士直士慤士小人之所以異

[illegible]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黃道開曰六生君子所愼

支道林曰權所以平輕重孰其也猶成熟也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道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愨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華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

顧明臣曰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于昏暗之世

顧充曰溥々謂旁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廣大之地側足無

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于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

慢嬌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兵也偋當為屏屏却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溥溥廣大貌薄々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溥々

許、、言不矜其長、、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黃道開曰六生君子所慎

支道林曰權所以平輕重熟其也猶成熟也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身之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逆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矣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真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

顏易臣曰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于昏暗之世

顏充曰薄薄謂旁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處天之地側足無

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于於陵不食兄禅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

慢嬌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六也偋當為屏屏却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礴同廣大貌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所容者皆由以言害之也詩曰無易由言

趙瑤曰句句豹者以往子

李于麟曰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受是非好復言如曰公者

何孟春曰此言鬬之為害忘其身忘其親而忘其君

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言害之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蹝欲不謹。若云不使也殆近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怒忿也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豢之而愈瘠者交也。交所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稱說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劌也。劌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見憚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鬬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剹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內忘

申時行曰君子一審礼而衆善交集焉已待人事上使下無一不出自審礼之明效天驗章之如此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乱是觸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厚而有礼。請問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辯。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礼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礼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

張之象曰此言人君之貴自爲人親人不能愛不能親則民不我用而率致于敗亡其或愛之不可以已也

也安然寬裕而無阿其爲身也謹脩勑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平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不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万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也

請問爲国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員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国也君者人之源也

倫以訓呂愛人
好士二者不可
缺一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己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人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聞難狂生者也狂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国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以世絶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

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無荒遙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民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

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民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有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正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聽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者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

羕堂曰此以下皆言君道

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為天下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

中時行曰四統俱而天下歸四統亡而天下去之四統二不可缺一也許同曰此段由言所以班治所以顯設所以藩飾所以養生之實

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差等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珍備是衍也聖王則衍以明辯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孼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人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

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爲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

矣埶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誣也主闇於上臣誣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乎

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

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乱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国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信者謂之

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
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道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愨拘録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
官人使吏之材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脩業不
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
禮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
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幼也知務本禁末之為
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用之
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
失其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

而名義上一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之舉令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吳默曰環王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而謀也篡臣者篡奪其君政也

許國曰民親信士然后立功也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下）內不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

陶望齡曰聖臣為上功臣次之簒臣態臣皆其下明主用臣可不慎哉

申時行曰此皆變態佞媚之臣也

如影。影形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如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也應事而至謂之給也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声也○卒倉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方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則法度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簒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簒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簒臣者蓋以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馳騁雲夢之中不如穰侯受令於秦王填澠塞之內而投己於澠塞之外韓氏曰州侯相荊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也相昭侯宣惠王

汪鳴鑾曰以上援古以證聖臣功臣篡臣態臣之異

申時行曰數臣之外又有國賊此人人主之所易親信者故又言之以啟人主之不可不去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戰国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莫不高大王之義皆願奉敬陳忠曰久也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命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湣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之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国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是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

霍韜曰功臣寵臣之外又有輔弼之臣此又人王之所雖親信者故又言之以啟人君之不可不用

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之國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臣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曰橋君彊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謂之佛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捕其伐佛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

倫以調曰諫爭如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趙志高曰諫爭輔弼之臣有益于人国如此而用與不用在人君之明與不明耳

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危國之危除君之辱也 故諫爭輔佛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主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佛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之於位頗邪也 諫爭輔佛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行道也 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 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士任其智 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 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惡沒也 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

張佐曰中君可上可下齊桓公是也諂諛則遂臣闔君也

論以訓曰補謂彌縫其暗削謂去除其惡言不敢頤諫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橋拂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俱是確切

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

馬理曰調調和而不至流面雖

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橋佛。補謂彌縫其闇削謂去除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橋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橋拂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故不為也拂音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敏而成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彊貌中庸曰和而不流彊哉矯剛直面折也端志不私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柔從而不曲屈雖寬容而不與為礼也曉然以至道

霍韜曰：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而待物也。

馬理曰：忠有所壅塞，故通之使而終歸之于順也。

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禮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臑與勸學篇臑同。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臑人元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

高似孫曰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也

倫以訓曰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

黃道開曰此言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權險之平(權困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平)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能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非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柔從之訓不屈曲雖覽容而不逆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事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構也而

為以世事此等君猶虎尾矣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閑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

顏闔臣曰撲馬未調習之馬不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又曰以道開通於君子之心也若馭撲馬。撲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駕必

可遽然不以幾緩之事暴君之須纖緩之事暴君之人亦若此而已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恐也若食餧

人敬重明之赤子嬰兒也未有人。使饑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之也

所知又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改過也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

渴如至道如餧喜也而入其道。所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納之曲德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

大之欲食或曰謂則化易餧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

曰人惑則死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

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若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復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

康海曰義報也以德行義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

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箴救其惡也是以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人若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木之於紂者可謂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有諂諫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

反[illegible]大信陵[illegible]也所以[illegible]取其疑也以任當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異也

壹。物雖以乖矣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球謂尺二寸珪受大圭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仕篇

錢穀曰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稱譽謂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如是則姦言姦說姦。

申時行曰引此詩以明自近及遠

高似孫曰文字縱橫議論布反覆曲折

許國曰本作由本務也君子道

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明白天下皆願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法之總要

俞[illegible]得衆則[illegible]天言人[illegible]欲大必良之饗[illegible]樂意也綏愛患則近年也誠信則如神物言物不能害也逐魂逐其夫其精魂猶畏精也矜夸妄誕詐偽心勞故畏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姜宝曰耀蟬一段此喻最中人主用明之要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饗天善意近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大，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正之高高在輔以中和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

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勸〕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有程則可以立度量之數有禮則可定君臣父子之倫〕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

畫遺開曰屢其德以叙上下之榆考其能以授所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禮之比

黄宝曰此等大議最宜潛玩

礪鍔臣何甲上遺法之要変換攸得通勿簡切有分斤之力

張之象曰名言名理

趙琛曰此倫師

□□為一篇師□林曰師道□則苦人多故有四德則師道立可以為人師若記誦博之多不若參多聞雅而已於孝□裨

化行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糞本謂本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學於已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與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姜宝曰蔽者言不去通明滞于一隅如有遮掩之也

顧充曰荀卿大大小疵此篇可見迨近也近信而好也言乱或乱人本亦未成以其疾如迷惑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若好儉則墨氏誘之好力則惠氏誘之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或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犹觀也言姑於異術）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輟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為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使役也雷鼓大鼓声如雷者白墨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者喻不

趙逵此篇是有卿見理明心之李

李于鱗曰此皆所知所好〻于一端故皆为蔽

申時何曰此下言蔽不解則失解則得

復心于正道則自无闢見矣况乎役心于異術豈復更聞正道哉德道之人有美德也亂国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為蔽数為蔽之端也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深為蔽浅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端故皆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于方隅故皆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妹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斟〻觀夏同姓国喜其君当時為桀佞臣也国語史蘇曰昔夏桀或有施〻人以夫喜女為侍中云有施喜姓同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来之父善走者蔡之相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国子爵啓其名也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賢良退處而隱逃其所

焦竑曰成湯文武皆不蔽其心者

朱之蕃曰堯去用矣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来仪、之福也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国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爲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也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知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撫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謂舞也楯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

九我曰大臣之酒其禍如此

呂補曰勉之彊之言又勉彊于知夫輔夫上後其禍長也

臣春秋曰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々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下見輜車見其奉笥而與李史々受笥之戴驩謂齊王曰大王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伐是戴驩也盖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問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當国人之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有之也。鮑叔寗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名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乱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乱家

黄道周曰此四人者蔽之所在雖不同而其所以蔽則一也

雇禹臣曰言已上所蔽皆得道之一偏

乱周之家事使蔗孽之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无胈脛无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餝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黄老尚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无賢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无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貴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实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毛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乱於天而不知其在人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无復於仁义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以為限節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

李于鱗曰此言道者乱常盡變由天也常存去丞万物之変化人

何孟春曰曲知言通大道也一隅非况大道乎

申時行曰此下論蔽塞之禍非聖人之救意甚明白正大

許國曰不滞于一隅但當其中而一衡揣其輕

而去智則亟於逐便无復循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无復治化也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也猶未之能識也曲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况人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知之盡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內上以蔽下下以蔽自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謂位春秌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礼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滞於積久舊習故其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滞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

重

李卓吾曰人心莫不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此等議論机頴入深

錢穀曰既虛一而靜則通于萬物故有形者无不見見則无不去論說論說則无不得其宜也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礼義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嫉美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心能懲姦去惡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任心无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主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用下意同言心未嘗不包藏言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

霍韜曰夫此一一統孟氏所謂物交物文字深一層

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藏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爾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义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此义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順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盡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行也知道察知

申時行曰此皆明不蔽于一端虛受之義

倫以訓曰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

道行體道者。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則虛則將也休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言無壅蔽也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即虛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開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參驗稽考制度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裏當為理財或無裁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為嶧嶧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休不為百休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

呂儒曰劫道也云言也百体可易劫心不可決所以宜慎擇所好惧蔽塞之患也

翁正春曰使形而形不可以使心故心為神明主而為衆形之君故人宜擇所好而毋使衆欲之足以蔽心可也

許国曰此言農工商賈皆蔽于

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切道也云言也百休可易劫心不可劫所以宜慎擇所好惧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精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矣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參屬易盈之器也而思想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而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

曲故不可为師長

顧為臣曰舜能一於道理委任衆夫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張之象曰處心之危言能戒惧兢々業々終之以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乱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可

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不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以物々為物所役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兼物々謂牽萬物而兼容之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謂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貣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危之其榮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々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則謂偏則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国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乩危微之幾惟明惟一。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惟一允故人心譬如槃水

知養心之微无形故雖榮而未知言辯力之為治養其未萌也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国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于一道不蔽于偶也

東海曰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此段亦粹

正錯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澄也濁謂沉泥滓也則足以燭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冲和之氣也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蒼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亂之故獨傳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〻夷牟之別名或声相近而誤作言浮游雖作弓矢未必主射如羿之精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浮游之作矢或者制精之巧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

許因曰是富为[illegible]子曰有人[illegible]中可以搏擊鼠則雲去与歲成歌求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至成歌咏也

黃道開曰此等議論請莊周來觀之左足未入而右膝已曠矣

姜寶曰此已下答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去自盡於修身也

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言奚仲妄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且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労上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佐乘馬以其佐乘馬之法故謂之乘行刺相〻契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佐一駕曾子曰是以羿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石〻穴也蓋与之善射之人処深山空谷之中名之曰般〻字及卩並未詳所出或假設爾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即靜思其躬之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声閑居靜思則通挫損也精〻誠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去涌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衍也言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

崔京曰既造于精妙之域則寘與理会有未造其極無存空在之中流未至也

趙瑶曰無非聖也聖人兼縱欲聖情而不過制者由于暗與理会也何及如空石之纺乎

一句耳有子捽掌可謂去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思道之至人則無寢焉用捽學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行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惟精惟一如舜之人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寘舟理会又何必自強而自忍危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無為謂任其理之自然而為無所造作也无彊謂全无遠理彊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也聖人之思也樂也理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莊其天道无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

李奎曰此言勢乱耳目之主

李于鱗曰夏首夏水之首楚詞去过夏首而西

見植秫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酒乱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哅哅勢乱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无声也哅哅喧声也官司主也言勢乱耳目之所主守哅許甬反故從山望牛者若羊而求其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目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茍不當定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

浮淮屈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涓蜀梁未審何代人云亦名蜀梁列仙傳有涓子齊人隱于岩山釣其致風雨也

何孟春曰痺今疾也此論極透徹可警世迷

云过夏首而西浮淮屈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夏水首也其為人也愚以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困其氣絶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深難測也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而未有愈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冷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故雖不在夏首之則無以異矣填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物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

許國曰人所合當止于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

湯賓尹曰多能知非脩飾妄動而為是則謂之知言省者能更非為是也

物之變ˎ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
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大猶不知廢捨無益之事夫是之愚妄人也
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
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論物理也制法
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為師案。以聖
王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嚮是
而務事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知之聖人也。知聖
王者之道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類於是則謂之能戒惧也有勇非
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
以分為是之心以篡奪之人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辯利非以

朱之蕃曰不合王制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乎此又不能也乃反言之辭

林希逸曰所謂析言乱制破名改作者也

言是則謂之誕。辯說利口而餙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誕〻多言也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為非者而察之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謂彊人鉗亡人口也詬罵也恣矜夸也幾近也妄辯幾利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李子麟曰此言役心無益復憂戚亦不能近道也顧咢臣云或曰往古也來將也慕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帶也邑憐未詳或曰悒與邑同怏憐讀為怏惜也言其無悒怏悋惜之心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不少頃為之于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益憐之心。不慕謂不悅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未王之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而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而不知照臨之功者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適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朗。狐貍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貍而蒼言狐貍之色居然有異君以蔽為明則臣下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詆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適而小人遠

瞿端曰王者成名如一代左国規模寬嚴忠質受尊尊親親之尊美尚功皆是

王錫爵曰人性善惡故有必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

趙瑤曰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悟也言與讒人相悟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下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赫然著於天地

正名篇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名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而用之儀禮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曲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散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中和之氣事任使也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

呂補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惟知独見之妙雄詞厚得發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未道。申時行曰畢荃此上專是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成者乃为堅白之說以是为非斯

怒哀樂謂之情人情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所選擇能動而行之則為不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學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姦邪之行也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能在人之心者謂之能能材能也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謂之命者知天所命然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礼記曰黄帝正名百物以名不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

乎世之危者也

馬理曰此段議論精明文勢寬洁斷釘削鉄処如着實斷案一字不可增减后主塾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頤凯臣曰有循有作是王者因革之常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産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国大乱民口怨譁子産患之於是對鄭析而僇之民乃照是非乃定安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乱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实乱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乱实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先名則不可分办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别雖万物万殊有時欲之搴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

康海曰玄深隱也紐結也若不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实深隱紛結不知也

高似孫曰此歷取耳目口鼻之異而歸重于心議論詳悉句法雅徤胸中又有見解者

異形離心 万物之形各異則分离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 交喻異物。名實玄紐 玄隱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交相譬喻之則名实深隱紛結不知 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実 无名則物離乱故制者為之分辯制名所以指名实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辯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異同 設問覆明同異之異 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 同類情謂若下天物雖白黒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其同類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会而命之名為制名也 形体色理以目異 物形体形状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万物形体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 声音清濁調竽奇声以耳異 声清濁宫之屬調竽謂調和笙竽之声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

瞿龠曰此言耳目口鼻形体心人各隨其所別而制名正見有名之意

許国曰徵召也言心主召万物而知之也

姜宝曰節丶細微作哉妙哉

言草木之屬而言竽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黄帝使伶倫取竹作筦是竹為音声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义也竒声万物衆声之異者也甘若鹹淡辛酸竒味以口異竒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竒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気也鬱腐臭也礼記曰烏皫邑而沙鳴鬱洒未詳酸気也竒臭衆臭之異者也應臭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也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体異疾痛也養与養同滄寒也滑與汨同鈹与被同皆壞乱之名鈹當鈒傳寫誤耳與盤同輕重謂分銖与鈞石也此皆任人形体別異之而立名也說故喜怒哀樂愛惡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統律文故誤也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声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主召万物故可以因耳而知声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一也即司官司視之意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

顧充曰玄幻奇怪中有明白易曉處

趙琰曰此言自異至于同也謂之共乃名後謂之物是同名者生于都革名也言此者所以別其名同名之意也實名謂有異之名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類也不

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而同異之名使人曉知

然後隨而命之以下詳明制名之樞要

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類則異名

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類也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

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知謂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實異名卒不可徧舉故猶使異實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實言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推以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

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

□易號之名李于鱗曰萬物鳥獸皆是借喻之名其身別非止鳥鳥獸獸也

何孟春曰同狀異所異狀同所是謂同名異實異名同實萬物萬事皆然其實則一定而不易也

何孟春曰註可借說不可認真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二人皆謂天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以名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乎易而不違拂音弗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狀名在一處之類者也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身也皆我之類是也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行則謂之化化者改□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駕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大結案結求四句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后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許國曰驗其所為有名不愈之患踰殘之禍因鍵見侮不辱之論說精熟可行與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驗其所緣同異本自物一質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者觀其精調得理與否則能禁惑于實而亂名者也

見侮（宋子）不辱。聖人不愛己（荘子）。殺盜非殺人也（墨子）。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荘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也亦見荘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鬭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荘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惠施）。情欲之寡（宋子）。芻豢不（墨子）加甘。大鍾不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荘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謂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古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其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公孫龍）驗之所緣無以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令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

李奎曰孟子言經正斯无邪慝

霍韜曰民化如神則辨說不及用惟圣王則然圣王沒而天下乱惡能无辨說乎哉

霍韜曰荀卿自述正名及辨說之意

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实之也驗之名約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進也所受心之所是所亂心之所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稽之定数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乱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乱之故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民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辨用更勢也辨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〻不喻然說〻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

呂補曰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動靜是非也此等分別極明　申時行曰期謂委曲為名以会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

言物之情雖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失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之也故期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於易知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之配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浅而似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名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有名必有實未有無実而有其名者故曰為累實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是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辭說者不唯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至理辯論一意以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明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一然也道也者治之

馬理曰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頭尚臣曰此言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說聖人辨說听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

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曰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也。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請而喻謂若形之自請其名能因而喻知之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若形質自謂異物則已不过說也惟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悖也聽則合文辭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體貌敬順卬卬志氣高朗之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

李塗曰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

李塗曰引此詩以明辨說須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倫以訓曰此君子之言如此

理順矣忌諱不稱祅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道不騁辭辨也以學心所謂悚敬而听他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是說非者也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夸眩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吐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謂和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々長夜貌騫咎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々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倚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々不齊貌論例是非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

康海曰君子之詞求以達意故可以埀世立教愚者辨論雖工實理則悖始之以無稽之談流而為靡蕩無節世亦何賴有此詞耶

何孟春曰愚者以著論亦說雖多而无益于名实也

之矣 通謂得其理合之即無名 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 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 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諮諮然而沸 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踈畧也嘖爭言也或曰與賾同深也諮諮多言也謂愚者言浅則踈畧深則無統類矣又言諮諮然沸騰也 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人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 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 藉踐履也謂踐履而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貪雖生而實無名 故知者之言也 知讀為智 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詩小雅何人斯之篇也六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

高似孫曰此後更端說起與前不屬

王錫爵曰凡人之情欲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止曰可得者也

姜寶曰二字又玄而詞氣勁健

乃人也人相視無有及時終必與女相見伍呹歌求女之情女反則於是之ㄑ情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實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乱所生治乱所生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乱所生在節欲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天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慮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可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人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

頤充曰此論心當以理為主不任于欲之多少

趙瑤曰此言欲之多寡以心之中與為主得理則雖多欲而于害其為多失理則欲雖寡而亦何害矣

王于麟曰不愚不能仁人共要在節之不濫而求尽則如秦皇漢武豈不為天子而去尽其所欲否乎

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也奚害於治矣欲不及於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之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欲者以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欲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故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

孫慎行曰欲不可盡亦不可去也而正之於道則雖有欲亦不可此盡道謂中利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

李李曰今夫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可肯取所惡哉言堅

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欲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欲過之者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卽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卽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卽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有人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北人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舍南而走北之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謂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

人之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論斯理而強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南而北走令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

翁正春曰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欲未嘗全未有所去其所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宜以合道也

哉。合乎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全者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此〻明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論道身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徒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〻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〻。懸於俛。而人以為重者。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若正本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必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〻。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

命以訓曰此孟子枉尺直尋枉尋直尺之說

呂補曰議論俱出入深一層規矩無纖毫走作荀卿小心文字大率如此

馬理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禍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方未過因以為禍是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道者

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精也嫌惡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而又深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

正則御嚶然徙之波耳目口鼻之間皆是妄形其視不見听不聞食不知其味理所又然無足怪者如白公慮亂位朝倒置杖貫頤血流至足而不知是矣

顧尚臣曰此皆明理見性之談非特文字之間有翛翛之氣已也。

趙琨曰心有欲則馳騖無節平淡則隨寓皆安

李于鱗曰声色臭味之欲最易忽

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声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状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嗛之則不能离也假或有人問之而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耶問之辞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欲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乗軒戴絻其與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位之人亦可養目声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体屋室廬庾葭稾蓐尚几筵而

□□人之心志□□骸陷談而不為物所推引非胸中一定見解不能如此

許國曰此等人最不易造

呂補曰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起

可以養形。廬草室也庾屋如稟痩者假廬也以廬為屋藁為席皆貧賤人之屋也尚凡莚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凡尚質之凡莚者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勢列權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是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巳之和樂必少矣夫是之謂重巳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歎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巳而役物自有常試巳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尤當戒慎不可忽也

君子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歒禮記曰天子無客礼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

傳寫誤也

霍韜曰盡委于群下故能致備也

支道林曰大上至尊之號也

倫以訓曰此言以道為治則自有不威之威而民无不服故刑

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乎下則士大夫無流遥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盜賊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大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罰省而威行如流

翁正春曰此言當罪而用賞罰于至公也謂若殛鯀存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此也

康海曰秦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乎

李于鱗曰當長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

請。自請刑戮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書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象放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公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威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則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焦竑曰沸出也騰通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巍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全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

流移也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論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敎聖賢以義制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溥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尊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不徃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徃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亾倍道失賢也。故尊賢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踈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踈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愛悅之謂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踈序長幼也愛悅

宋之番曰无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矣

霍韜曰此篇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

此五者則可以為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為此五者死生為々名節也忠者。敦慎此者也。人臣能效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惕々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代為之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至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歸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惑。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

請成相有能而不自有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愚闇既多必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々。倀々無所見貌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陳布基

閩學錢曰此所以尊王安国在崇尚賢義若非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下上則反禍也

顧鴻臣曰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力材事紂也

業在乎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成群臣莫諫必逢災。主雖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悉尊主安國尚賢義距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為罷國多私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国也比周還主黨與施迟嫉也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生誠所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如賢能飛廉如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迴面前倒戈兵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鄉讀也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国。立其子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係書曰釋箕子之囚

志

呂補曰徙迁也謀不見用憂戚係虜遷徙子秦

刘曰字曰文武周文王武王也伏羲古帝王大昊氏治畫八卦浩言昊旹戲亦此羲同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伏儒逆斥不通孔子拘拘逆世緣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厄陳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踰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請牧牧治也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與詖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基必施辨賢罷罷讀為疲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主欲為至治在帰復後王謂適時殺教不必拘於古法也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

林希逸曰心如結言結固不辭也

李子瞻曰而有勢之上最敢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已以逞陵人用拙功業又參天地也

吳默曰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

曰李梁楊朱之友也言四子及百家之說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祥或為祥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人棄之形是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悔慢或曰形當為刑無德而唯刑戮是詰言暴虐也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之而有勢直而用抴必參天地無王窮賢良无王者興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争既治四海平治之心後勢富為治之意后權勢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雜散也 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亂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頓蹷之辭蹷音厥 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辨既不蹷君子言之必弘

董其昌曰為万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董其昌曰受任群下無為而理也

董其昌曰請迹縣與禹又不役其子

董其昌曰謂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坐以聞鳥獸

頑而通達也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君子宗成相之辭必尊宗其賢良致治力其妖孽為之害也請

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

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

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知堯不能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士大

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

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

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

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踰之也
湯名天乙曰史記
曰契卒子昭明
立昭明卒子相
土立相土卒子
昌若立昌若卒
子曹圉立曹圉
卒子冥立為夏
司空勤其官死
于水殷人郊之
冥卒子振立振
卒子微立微卒
子報丁立報丁
卒子報乙立報
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卒子主
癸立主癸卒子
乙立是商十四
世抑遏也下謂
治水使浸下也
鴻即洪水也書

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數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
皐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黃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
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隋舉牟光道古賢聖
基必張道說之賢聖基業必張大頋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
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阨而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尤不之知戒更何覺悟時不覺悟不知若迷
惑失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門戶也門戶塞
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
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
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豈無事已亦
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悵悵悔也

留夢澤水之子也

中行曰孰公長公皆厉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

霍韜曰疾食謂不勤于王事素食之游手也

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衆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如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首息子言彘公長父好利遂使難作厉王流竄于彘同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昔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辞也欲衷對言不從忠誠也欲介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不聽剄以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名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識如字亦讀為志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下听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律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

霍韜曰此一段言生財之道

黃道開曰既表正己則民皆傚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

霍韜曰此一段言用人之道

李塗曰五听折

利至莫敢第五也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事業皆听于上，群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礼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于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也退人也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財孰有私佞于王乎君法義，禁不為，為君之法義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民不移，說音悅循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正道不敢離二也刑稱陳，守其限，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言祥之事在明其基業也王好論議，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扰持聽

□□□所也脩領□所之使得綱□□不有文理循續至自持執者直不使權偏于不也

霍韜曰此一段言用利之道

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參五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法度欲使其言有法度及不欺謂在稽考信誕以分賞罰必不下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者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滑鈹與詖同滑與汨同蓋言不使紛詖汨亂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群下不私請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事君巧拙之事亦皆宜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度公察善惡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之法之成律貫。法之為條貫

宥坐篇

頭門亞曰春秋哀公三年桓公僖宮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宗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廟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張之象曰此段與載孔子家語

康海曰聖言善乃万代龜鑑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概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為魯相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偽言而

黃道開曰引此數人以見少正卯之当誅

高似孫曰上失其道興衰於而勿喜玩此論疑孔子之云理或有此然嘗覌魯傳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

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也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辯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令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孔子嘆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月魯國大治鴞豚不飾價男女別於塗則父子相訟之語或政後人所撰也獄行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〻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之名亦善守夫獄故謂之犴也

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謂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收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也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康公命康叔吏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象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人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盡謂黜削綦三年而百姓從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厲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黃道開曰議論委曲變態真足娛助詞藻

姜寶曰此論人取水之意詞不傷雅意亦透切

顧充曰寫盡水之情趣無一字不妥貼

趙瑤曰此段許多含蓄意思在

敎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然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觀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徧與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功似上德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似義者循禮也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

許国曰此言万物出入于水則又鮮絜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

李于鱗曰百川之水俱流東是道其常以志形之絕妙

霍韜曰舊言平生之言也

為洸〻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似勇者果于赴難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是平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而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浸淫通達于物似察之見細微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當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學曾未如肬贅則且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也莊子曰以生為負贅縣肬肬音尤且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

申時行曰此見子路之不安遇處

申時行曰此見聖人之安于遇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干龍逢不見刑乎汝以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斈深謀不遇時者多也由是觀之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斈非為通也為窮而不通也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

許國曰重耳晉公名亡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裸浴泊而觀之因此激怒而伯心生

何孟春曰此后自為一段難非夫子口吻想是明人由困而通

申時行曰意甚工大而文却似戰国時氣習

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乱奔莒盖亦為所不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時盖棲落居此樹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盖。皆繼耶。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堂為北被堂為被傳寫誤耳盖音盍皆繼言皆繼其材木斷絕相繼也子貢問此盍皆繼續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接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未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則因造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非無良材也。盖曰貴文也。非无良材

大木不斷絶者所以貴文飭也乎盖明夫子之傳識也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巣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

呂補曰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語曰不比于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外親

楊寘尹曰夫色案盈淵似仁迎

栗堅貌理有文理似智者處事堅固又有文理也以義者訓直不回也劌傷也雖有廉稜而不傷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也

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也行也折而不撓勇也雖摧折而不撓屈似勇者也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擇調適之謂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以有辭理則人樂听之言必更無擊辭也故雖有瑕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彫彫謂彫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怨人者窮怨者無識不識

湯賓尹曰君子有三恕

又曰君子有三思

顧充曰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

不知天命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如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斈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之之時無所往托是故君子少思長則斈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柰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

微之事也言積善不息而天下[illegible]不召致也

藿韜曰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趙瑶曰中巋與仲虺同湯左相也疑央疑惑若

何春曰將行何不志記汝所傳之子美德以言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牽而致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巋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為君以喜武

民之謂大也自
用好自治其用
也慎謂客敬君
子好以道德教
人故其民歸道
士謂至下掌事
者
何孟春曰通章
俱是妙品
許国曰大抵难
文字須教他無
可逃避此詩难
他都無辞了
申時行曰古今
名言
李袞曰更端引
君手一叚議論
最警策切当之
尤者看周公圣
人口語亙名世
見名世之言

侯。復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礼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諮詢是乃無礼驕人而器窩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客不应接士箴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

霍韜曰此段是明白張羅說甚舒暢最有神采

錢穀曰執贄還贄等語王荊公已有力去亦不可不知終是名言

申時行曰以礼貌之故而厚士至于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亦不驕士汝今以魯国之小而遂驕人危矣

馬理曰驕之士一字雖云施之仰祿之士亦其

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事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礼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盡周公先請其畢辭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執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上千人朝者萬人也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忠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不工既無執贄之礼俱失矣士之心故厚為之貌益加恭敬也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

周公之言

潁濱曰起伏操縱錯落可觀

張之象曰此下自為一段意亦相照應

康海曰此論可為孫叔子行實非虛誉也

許國曰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于馬未詳其姓名也

魏志高曰賢人用否覘其興國

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綱紀文章尚存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由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相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其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而國亡也。

之存亡如此

許國曰此一段言孫卿不如孔子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則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

賢者以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善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淂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七卷終

十七卷終

世不同。譽合印史上。不詳然迨淡沒有古意。令參無高揖言不覺佳

摭弼殊稱作称論善者去亦令言[illegible]天下未為書已言其美。公語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閱釋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淮南子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义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折（柝）八極（廓張也拆開也八極八方之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也（際至）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滑）而徐清（浡涌也沖虛也源泉始水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者也）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

也但其書雜出諸家沿復不倫兹摘其玄妙便於舉業者選為品彙釋評云

約而能張以下皆道之性

焦竑評淮南一出一入字值千金觀山以之高文勢下來如長江大河不可禦不細心玩之如何得其真趣乎

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基滿弥絡施用也用之無窮極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六合言滿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眇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暗能明弱而能彊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宏宇宙而章三光紘剛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章明也日月星三光也甚淖潮而滒歌甚纖而微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曰滒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動翔曰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跡也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

又着一步

王守仁評此段句句串下有傾天動地之勢而不滯其妙讀是書者無以与文章之觀

茅坤評太上之道以下一氣相承有移山跨海之談

者。轉旋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无為〻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恰愉無矜。而得於和。（恰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欲也）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呴（虛）嫗（預）覆育萬物。群生（呴榅恤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格）生也。（奮壯也骨骼猶言骨格也）獸胎不殰。鳥卵不㲉。（胎不成獸曰殰卵不成鳥則曰㲉殰曰[illegible]㲉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怀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已有）成像化而弗宰。（宰主也）跂（吉）行喙（卉）息。蠉（宣）飛（虫行貌）蝡（軟）動。（麕鹿之類行也）

蘇濬評此篇議論深不可測而文字是波瀾焉絕馳騁之流

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乎怳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故曰不可為像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也微霧天之微氣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怳忽無形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

焦竑評：得道之大丈夫，澹然无思慮，正是無為。天為蓋，地為輿，以四時為馬，陰陽為街，迺黃白冲舉之秘術也。其言洸洋不羈，可為達者道。

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桯杪（山）抱羊角而上。（扶攀搖動抮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鑰天門。（經行紀通蹈躡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鑰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馮夷大丙之街其能如此也）末世之街，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焫）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箠也末世之街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街。（騶街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諭体道者也造化道也）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電激氣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雿（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徧照。復守以全。（劉猶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經

蕭良有評淮南言泰皇一皇得道之柄此又云執要領之柄、、首何為、、耳已

茅坤評淮南精好如玉杯繁露之書兄其推測物理根究玄渺大有出人意表者

顧天峻評淮南之文平正秀雅

終而陽還反於樞 隅方樞本也 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 陰陽穴亭以成萬物無所缺也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兆 者何也 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 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 為治也 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 智故巧飾也 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 叫呼仿佛之聲狀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 物事也 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

[illegible]

蘇[illegible]評文字極靈[illegible]理玩外與物化數語玄而又玄正中奇處豈不卓越諸子乎倍之好尚諸子吾以淮南过之矣

茅坤評數語絕得莊子之放

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恃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綦美前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于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為烏號之弓）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

弇坤評機械數句語玄而新說者謂淮南之議論多錯於不忐之流豈足以盡之耶

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夫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除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以爻灼蟹匡上內置穴中西熱走窮穴也蟾蠩施蚤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迺壞地平城，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机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

師曠辨八風是由以琴音中聽出者得於琴道也即能辨陰晴以其驗也

確當而靡

唐順之詞雖朱之明幾句不能文称三到而宇宙至理俱在言裏人能悟是便能泰心心定不務所難為矣

焦竑評員者天地萬物民居也

狗馬之類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悄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水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也然焚員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俗一〻有自然之情，圣人所以无所事，所謂无為而合乎道德

茅坤評：惟民俗因之，故圣人因民性，非遠于道者

（自身輪丸之屬竅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什）藏，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形見滅沒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于發声于越夷宮也絺[illegible]細葛）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衛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眾，（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髮也文身刻畫其躰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也）短綣不絝，（絝褲）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

焦竑曰淮南寔極物理甚博至如形性二句不雕琢而工如天花出色。

蘇濬評壞詭作新華擬靈寫之文

便刺舟因之也（卷〻臂也因之因水之宜）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〻內酪而已比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国在南方聖人治之礼不求变俗故曰因也）今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貈（涸）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无為者不為物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䁥（槎）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

王鏊評深入理
容竅有滿面指
淨人奪天工

蘇濬評向于造
句法近將俱作
僉用但細緩其
安排造置有一
段妥貼處當如
不以人滑天以
下又進入道眼
之門閾

茅坤評世人為
多欲所傷如何
不去了些事求
一妥貼某每開
卷翻然未嘗不
三復于斯

游者也。循隨流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歆亂其情濁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淂。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不周山崑崙西北頻犯下也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也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淂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艾熏出而[illegible]之由此觀之淂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孔子是也士處

吹竽令鬼神上下

虞順之評舜恭己正南面此說足以為証且文字華密精玄知美錦文字者不可不錄也

顧天峻評此段玄思如麗金昆玉盱盱若何如

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毛埆殼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手有妄有所規擬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調羽民三苗堯特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屬羽民南方羽国之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從化也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者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先為故物無不為之化澹然無治

[illegible]

下不爭其故安而不圖故海下不爭[illegible]

解會倘欲言傳之存乎其人矣

員融有极

茅坤評論道至妙便是自然之至精悞得到此登最上法門矣

蘇濬評讀者須行方能有益如貴者以賤為号數句生平力行

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先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然也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

此□□□道見修□□□後緣章第句隨也甚矣

焦竑評老子云天下之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言是也

王鏊評淮南子究論理博而不雜人能于言外了悟浮透天下事何所不故乎

憲杆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言強之為小 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言柔之為大 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 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強者。死之徒也。幹質徒衆也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后者以謀故曰達 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 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于月則必悔前之非 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

[illegible]

穹冲評按先后一段議論亦本老氏知雄守雌之旨來

焦竑評隨時而後不失時其宜言本於蒯生論來

唐順之評太過聖人常惜寸陰今人多玩惰荒寧如何做得改

則後者蹷之也（蹷，僵）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是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旐）猶錞頓之與刃及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刃，矛戈之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犯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發，動；凝，脂凝也）如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侍于先；人事當在後，是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曰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自是玄言不可易一字

唐順之評水至柔而其至德之妙不可名言人能以柔靜退守天下事又何難之有悟得宙宇一分理做得些間三分事此古語得之矣

[illegible]細語相貫連珠說水甚妙

許真評文勢相聯而下如水之瀾不可止息孔子感川流而嘆

弗取冠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磏堅磏磨莫能與之爭磏磑也攻大磏堅諭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音岐蟯音饒蚑蟯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亂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強也動溶無形之

直淮南亦有尋焉、

蘇濬評文、一起一伏意一正一反奇洒漂逸讀者彷彿其音影下筆便有一味動〻

頭天峻評無為之有益有益于生也又能順其自然不營營於思慮何等光明洞達

試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怳之區上言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遭回猶委曲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音同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軫與萬物始終、紾轉也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也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出生

茅坤評人心多梏於物慾至為血氣所使如何祛一讀此進一著便無上乘

一者道之本也

無根言微眇也

音生於無聲

茅坤曰無形而有形生焉以后文勢起伏不可

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死入死道謂言情欲也嚥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雖其本出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哉也是知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眇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忞民隱閔純德獨存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

抵掯而無中生有真根極宇宙至理知精金美玉

蘇濬評根究理窮塞最宜曉悟

焦竑曰聖道一貫工夫學者最難了悟讀此知過半矣

下為之圜則名實同居圜渾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辛甘酸鹹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赤青白黑黃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轂之王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幾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玉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虛也淵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也孔竅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後無迹常後而先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

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

許真評人之七情悉馳於喜怒皆癖德性使累某每開卷到此時嘆想力行之雖恨生平徒為經生言而不足身体也句有来歷

茅坤曰嗜欲不載一段說是理甚是透机令邪思水釋

其文章依道發智與民同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崇勢也嗜欲情欲也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撓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邪也道貴平和故以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大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爲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淨以奉天數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人大怒破陰大喜破陽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

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於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illegible]
損其思慮。[illegible] 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
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故聖人
一度循軌，[illegible] 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illegible] 憂悲者，德之失也；[illegible]
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illegible]
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
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
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

[illegible]

能此平者則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illegible]

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

則五藏寧思慮平筋力勁強耳目聰明[illegible]

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

不逼處大而不窕[illegible]其魂不躁其神不嬈[illegible]

湫漻寂寞為天下梟[illegible]大道坦坦去身

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

無窮變無形像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illegible]登高

臨下無失所秉[illegible]履危行險無忘玄伏[illegible]能存之此其德不虧

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illegible]是謂至德至

如吐珠璣鏥綺錦

以心制情欲即孟子養大体小体不能奪意

散亂粹紩也 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
以中制外百事不廢 中心也外情欲 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
則五藏寧思慮平 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惑喜怒 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
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 鞼音貴折也 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
不逼處大而不窕 在小能小在大能大 其魂不躁 皂 其神不嬈 躁狡嬈煩嬈也言精
神定也 湫 秋 漻 遼 寂寞為天下梟 湫漻清淨寂寞恬淡也梟雄也 大道坦坦去身
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近則能應感則能動於穆
無窮 穆美也 變無形像 言能化也 優游委縱如嚮之與景 嚮應聲影應形 登高
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 玄伏道也 能存之此其德不虧
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 疾而易也 是謂至德至

焦竑評淮南之書喻諸子而為一最大已而小天下更有何者足介其胸襟耶是若莊口授凌厉之气如扶摇

唐順之評不以奢為樂司奇而正蕪即儉也下引聖人以实之文气流亮漂逸理上勘得極透

顧天峻曰雄麗

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容也沙丘紂臺名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鸘鷫鸘鳥名長脛綠身其形似鴈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汨也不以身為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懽不忻忻忻〻為過〻制其為悲不惙惙

雅暢擲地金聲

焦竑評人能自得何處不樂中肅君子素位而行若相背而似

王鏊評談世俗之樂纏播好人非聖人誰能忘情乎如告子之強制不動心亦是一着不可及

蘇濬曰此一段說破世情處於情欲之樂者雖樂而實悲所以自得人能於道理認真更何物以累之

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既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傳著旄旃也象牙為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

茅坤曰非甚轉而結出一句絕妙察其所以不得形之語又如醫者察脈知病

王世貞云從外入者四句深識內外為道下又說破世人肺腑教人下手用工處而文亦崛起

翁正春評引喻入窽皆根理來

王鏊云這病根人皆坐此累讀之可深警省

茅坤云心為活物觀馳騁是非之境數句信當

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臟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声不開也）夫心者五臟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也（經理）是猶

事心矣

黄洪憲云為首敗之最宜玩味瓌詭作新一時傑出之文

周氏涉筆曰淮南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徹於心術之論句玄而又玄

彼指我是許由

高氏子畧曰淮南之放出于莊列此絕是莊子玄言

焦竑云人心一而已心有主而不累則自得故

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如天也燿明也言而如死言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自得則天

曰[illegible]足以衒壄谿足也

掉羽武象武王樂

沼池也濵水崖也

王守仁評觀此段見聖人胸襟自足迴別處辭藻評說自得處不以窮通性易性滔滔數百言以為乳豐而骨沉也

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鮭游於江潯（音尋）海裔（潯崖也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褭音裊）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有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濵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性情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閒（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為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雪霜滾（徧）灖（校）浸

茅坤評聖人不雖為人之共否民不辟者初不豈差二善惡間耳若夫諸性而詩道何不樂之有衄氏道人可為堯舜只是也又自不之竟

許慎云士有同志同德至其交□有一会而公□曰一定之論貞女專靜而

潭荿（瓶）蔣（瀼灑霣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荿蔣實荿者待實其米曰彫胡蔣音漿）逍遙於廣澤之中而彷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為峽）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雅）鵲之唶唶（唶音昔）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体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声）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一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

無非心雖有偏倚不復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也

王鏊評此段文一起一伏乍收乍放莊氏云人得夫道雖死生至火而不為之變節是以語之乎

袁宗道評形神氣分得極發揮形充氣守神之功何常一時缺哉此節甚是難

能曲直雖無規矩鉤繩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虎高而不机持盈而不傾机危也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翱翔翱翔猶頡頏御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迺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約也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虎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虎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

能曲直[illegible]天地之[illegible]不可為[illegible]

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

[illegible]

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illegible]〕貞蟲〔[illegible]〕蠕動蚑作〔[illegible]〕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illegible]〕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illegible]〕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illegible]〕䁝然能聽〔[illegible]〕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illegible]〕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illegible]〕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illegible]〕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王守仁評三者不可不慎守今人暴棄背越之性字如何解得

茅坤曰觀忽去之一句人知何離道要亦道之不可離故曰可離非道也

袁宗道評人五形俱爲之心神者心之主也神既有主自發見閒失其神此是全神保真養生家緒言

焦竑評在於小以下文法甚老理入玄源而詞

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也蟯蟯動之蟲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攜）然能視瞢（爰）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殊）埳（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顛也趎入讀嚬為晴）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神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王[illegible]首以毫末為宅句微妙无形玩之方覺无不咀味

翁正春云覯此段信當養心為主文奇而真語加惓切

茅坤評云人受溺于勢利名位至馳神妄想遠棄世事甚至斬精憊形而不自適此從人之役使人之適也亦大可悲夫

習孔教云此淫逸聵世人貪慕不啻見何等根着至[illegible]當斷为

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宅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於連嶁樓列埒之門運行枯瘁之形体也連嶁猶離嶁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而蹪蹈於污壑穽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淨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聵不知足也莫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淨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

[illegible]三[illegible]入
[illegible]有二種[illegible]其
安[illegible]竅門[illegible]發[illegible]門[illegible]
古来有天地[illegible]
[illegible]禅中山[illegible]
無不[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要[illegible]用[illegible]化
[illegible]而[illegible]用其
[illegible]而日[illegible]以生[illegible]而日[illegible]入[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二[illegible]而[illegible]

喻令人深警省，忘貪戀罷歌笑

素宗道評：今人精神志氣妄語，皆由不知養之。故聖人利養其神三句，世人當知。四盲矣，恬然則縱之以下語，何等精到。

朱之蕃云：通篇類來生分言，其詞若叢襍，而於理命之根當，行本甚淺奇着，以悟人篇末之方有究竟。

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窈窈冥冥，芒莽芠枚漠閔，澒項濛鴻贛洞，同莫知其門。芠澒鴻洞，皆无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廼別為陰陽，離為八

陶望齡曰靜漠者神服之宅虛無者清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為宗旨而以有欲無欲觀其竅妙卒歸之致虛守靜以觀其復佛者以虛假為宗旨絕情去念不落言銓而要歸之不即不離以為究竟法此二氏之所以於世而一物理而

極剛柔相成萬物形形離散也剛形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放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而我何由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剛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气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迺生萬物背陰而抱陽冲

全其情神者

蘇濬云人身一小天地理亦甚明人弗知保而恭之至于耳目重欲情神馳騁亦自失其天矣

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腎雙為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胅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迺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乃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水也水所以通滿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吹所以處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皆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五行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又說謂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脾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生故為風腎

吳文道評郎天地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以見人首保养其精神意在切實不漫更露天根

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〻或作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踆猶蹲也謂三足烏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他餘皆此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避敦志勝而行

王錫爵評把精神氣志五藏五分配極是而文字細密意調自融如鶴停鷹亭雅有風致

許慎曰精神內守以下引入除誘慕省嗜慾之徵驗終之曰豈

之不倅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慾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

大

直禍福之間式作一斷案

茅坤云議論鑿ㄟ而根究理窠嗜欲者使人之氣越到則所以修淂生也分別善惡間明甚人能悟此即所以修淂生何及偃仰屈伸若彭祖吐納呼吸若喬松乎

茅坤云此一字即聖人一貫一

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日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淂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欲淫溢無猒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折頓于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乂鄉除滑淨之慾則長淂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一同也万物合同統為一道能知一則無一

[illegible]

禍福之間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

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illegible]

亂口使口爽傷[illegible]趣舍滑心使行飛揚[illegible]

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illegible]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

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illegible]

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illegible]

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

[illegible]

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illegible]知一則無一[illegible]

[illegible]

……生而不事……

……敉也。

……非知。夫人……

……以能……

……其……

……不知也不能知則盡之以能……天下也亦爲一

冥會天人口[illegible]

字看但下轉去殊奎
下字还抄去

焦竑我一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不了却借緣如何解会方知名言名理自是瞽多人口

之不知也不能知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大造化者既以我為坏坏矣將無所適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誰之諭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芒芒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也諭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陶望齡云埏埴[illegible]求二喻可見生死之不足喜憎利害應前生

唇順之評悲樂喜怒好憎感動故曰悳之和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撮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本生之故耳猶譬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窊水小去易水消就不消故不渫也洿水猶潦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云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王鏊評文字如秋水明月之光

茅坤評心者形之主而神者心之宝此数句世人皆知之而不能存养故恬愉虛靜独帰之聖人聖人自是有獨見獨聞處文從佛道運轉太玄淵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知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匵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養）和以順於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气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䰟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

唐順之評一團悟机有天空海外之意

吳默評昭実凌虛奇崛精粹如神明不可度騰光熠種種神解

黃洪憲評此段純是老莊出来心志專於內以下句深而玄如蕊珠鑿辭神妙異品

茅坤評法師登壇演教天花亂墜

已故曰至神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樊音飯樊崖也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抮抱矣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万物故殘與持着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揮然而往逯綠然而來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爲也忘

許慎評大澤焚而不能熱只是心不為物為所動故視珍宝珠玉如石礫非心裏極其帶淨胡能体認到此乎

王世貞評以下勢若決三江之小泛千里之艦令人爛目奪心

顧天峻云精微玄妙如鈞天廣樂帝府仙声百家諸子淮南其

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廼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巡有待而然細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黙了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廠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体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頗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頗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頗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頗醜言極醜也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

最勝處

休息無委曲之隅二句總是冥冥無形像之貌

翁正春評此段清虛負轉意趣無窮華藻工而情意勝者

焦竑評文入理致如仙子飛度洞庭朗吟餘韻飄飄入耳

有神而不行（言不擇其精不步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純[illegible]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慮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揚不騰各得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宜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体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之者道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万物吹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上至于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

於道也。至微也 十全道也 上 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

莫得其倫 道論也 理也 此精神之所能……

不測人於無門以不同形相嬗……

……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

無……存而亡在生而若死……

是……之為……所謂見其……

大清之宅而遊於……合於無變……

……其……不知其……

有中而不行言不……

[illegible]

無形○也○不[illegible]天地[illegible]也○夫大[illegible]也[illegible]也○夫○[illegible]

未始有[illegible]形○[illegible]未嘗[illegible]化者○以不化○遷化於一[illegible]變遷而[illegible]

得有所[illegible]象○[illegible]

[illegible]夫大通者[illegible]不變至[illegible]者形不虛[illegible]

[illegible]人○有○[illegible]定而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也不[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

宇坤評今人養形淡亭夫吹呴呼吸之術不知真人之於道與特但化其心豈知養形之事乎外已耶此段文最有神語人謂淮南文雜悟矣

宇坤評生木者天化物有道人能得道便不物於物矣

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存行也經動搖也也伸頻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莅神醜眼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此真實養心兌括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充實也体道人同日夜論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為春言养物也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下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戒渝也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情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情夫癲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言病癲者形生神生故趣不變也任体具存故曰不虧但情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故形有摩而形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于無形故曰未當化猶死也不化者情神化者形骸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

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変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主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体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斵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鷄或作剞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蔬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

王世貞評議論縱〻流〻如游華胥從倫〻標蒼宵然長六合

袁宗道評輕天下數曰是冐頭逓下分析文有逸氣不煩繩削

禹乃細万物者

巫子乃能否死生者

子求姫同変化者

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
視龍猶蝘 蝘 蜓 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 滑亂和適也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蜓音廷
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
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 徵兆也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 壺
子持以天壤 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 名實不入機發於踵
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机論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 壺子之視死生
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
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 子求楚人也傴脊管下發也高於頂出頭上也腸腑內也迫薄至於頤也兩脾

評慎云至人倚不拔之柱見游聖人之所為真人迥別莊禹壺子諸人正是此等人

習孔教云此文不濟色相餡危渔尺風骨稜稜吳默評勢位爵祿不足槃志有飛逸鳳冥權韻龍泉氣象世人及及於名利終日營營亦斥鷃

于在上軀正負也燭陰華營其戲也上指天也燭榮讀曰括撮跰䟢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節拘攣也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廼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廼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廼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不可拔提之柱行於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死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靜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也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為飛不能出于頂晦諭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

乙不若且

書懷之評許由[illegible]古未傳說

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瞿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所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〻殖杞梁也華周皆齊士為君戍莒莒人圖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刼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亾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是因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成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予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論之旨出于莊子寓言即其事斷之則渠千毀利有一指之見也

茅坤評道德在我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處今之奔走於富貴利達者何不思之其耶

焦竑評此段傷是應上番渾寫說文知刺錦繡知貫珠

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于是務光固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是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迺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間田者慙矣訟間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偷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先君親之難也大言除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不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

王世貞云以大義大言明出至論之指令人仍仍不能自得如大真神牽獨水碍貌見神妖果伸

黃洪憲云人不知務而輕用其身以馳心于嗜欲之場然以天下之大利至遠之而治手則以誤雖愚者流不肯為彼以之亂其性者愚之下矣

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或作聆聆猶聞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國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也餘棄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顛笼頂有其井一實也篅笼受穀器也非家人之井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道說在原大憂內

砂隻蚤腸内崩生狂則魄不守宅而前依彼之時空六根六塵湯其中而昏怒愛與逐紛輪莫解與接爲備日以心鬪何時可出迷棼于火宅登彼岸於岳波哉是夫也悲夫

崩大怖生狂除穢夫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智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暗獻也楚人謂獻爲昧論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歆同死生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鍬也籠受土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憩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忽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於一噲之樂然不將此長夜之樂也）故

此清淨無為而入至道之意

顧天峻評云論至道總是聖人從心所欲便不踰矩但列遠其形數句亦未甚妥

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刼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水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究生死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治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下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諭極大也無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微妙也故曰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眇出入于無間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修稽古之典籍激名號耳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矯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日。雖欲。心。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

尋常評人多譏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交接惟達至道者不然予以至道之人上也後學者亦次也至于背越規矩踰棄繩檢又下之下矣

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言皆為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無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掎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係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

焦竑云至人朝徹而見獨故能適情自非至人誰能知之欽知其無用四句論極確當

袁宏道評議論精邃深入理境

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強勉，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衣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

有[illegible]女飛仙之能[illegible]觀者兩腋生風

髯大蛇長数丈

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礼自禁止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然）蛇以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国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国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爲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国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

茅坤云適情辭餘以己為度又何事足介其襟胸世主不免世患故以湯止沸〻乃不止止之之本在于去火人能撤却心頭火自登太皇馮太一矣

湯賓尹云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户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劉）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為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朱之蕃評正見礼義興于衰世

茅坤評太古之世混〻沌〻太朴未散至堯舜以後智識日開無礼義誰以治矣聖人神而化之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〻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廼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

此民宜之宜有
矯強其間者居
今之世而後占
之道是執而不
通誰此言化

王世貞云其化
視陰入陽從陽
入陰此造化之
大微與處非可
以易識者世傳
有化書一部皆
此理存焉

王守仁云太公
明於知魯周公
審於知齊是皆
聖人之見終始
微言不知聖人
當初立国時何
不慮為牧国長

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
又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錫
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又有菅屩跐此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
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
鶉鶉鵪也水蠆為蟌予莣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
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黂音斐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
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
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〻親〻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
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

[illegible]太監
人[illegible]亦惟挙
其[illegible]自行之
而已[illegible]身毀之
先王而後日子
孫又然之勢所
亦之無知之何
者矣獨齊魯然

表宗道云蕭深
本是美德君子
亭亭思行之乃一
念辭讓之真其
弊至於止善盡
辭讓之人少而
趣貨之人多也
然則君子功有
所當受者亦無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民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櫡櫡音著炮烙生乎熱升炮人進炭于紂熱以為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橙蒸溺而受牛謝橙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

樂過于辭深遠矣

習孔教云此篇以齊俗題篇故雜引宙宇物類之不齊而齊之無由相過矣

深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公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秦……貴……然各貴……生倚其用之雖賤亦貴其用人各使之適所必君子毋謂小人無一无可取過于濟棄之也

於以致雨不若黑蛈黑蛈神蛇也潜於深淵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猒厚黑粉不猒白角觿觿不猒薄角觿刀鞘闕之覆角也漆不猒黑粉不猒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穹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

以下引堯之治天下而列衆職用宜其人職宜其用文字諦其不群不事其害其大公無歸之於俗

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奚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

黃洪憲云風之過云云其旨妙初讀之似奇詭再玩之理綿密入人不易到

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蕭蕭也蕭蘋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先徑徑也狢得揜揜采防弗去而緣猨猨形也逕之掾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畢軌不結千里之外諸侯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

顧天峻云此段分別治乱存亡之形布列目前昭若見可

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君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

此是起處通率性之意

見人皆移乎所習々皆本於所化

故仁义行而道德遷礼义歸而浮樸散有以也

惟聖人不失

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西夷狄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也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

其性

性未嘗不在顧人之所見何如耳

王守仁云孔子謂无知而服回亦忘行也亦詩言之詞

朱之蕃云此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此率人

滅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避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服汝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埴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

盧者即性也
一者亦性也

是釋術數而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旋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失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

王世貞云凡事當以誠心為主不在致飾於儀文之末事君事親處友皆是物也

湯賓尹云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洽而已

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鍾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與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齧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三苗髽過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劗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祓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有又礼與無礼又何異

各同其俗不先其宜皆可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狄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晉）笏之服，（皮弁以爲鹿冠也搢佩紛笏佩上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還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髮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连逐而進鏈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以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服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

以治

茅坤曰喪礼大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观悲哀抱於情葬薶稱于養二句得之

蘇濬曰喪礼至大人人報本之至之如四如淳文帝易三年而日丘不為盛治之累哉

喜順之曰返叙以下文勢浩蕩不可捺扯而理切情真

許慎曰上古之世大兵未散劉舜禹聖人也其葬礼從務儉而不第後秦之始皇葬于驪山窮四海之力以後枯骨卒火項羽所掘牧豎所燒亦何益夫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先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田也綸繁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嶷山不煩民非之所舜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群臣於會稽葬山陰畝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啓忘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

此列聖因時從俗適宜善体處

禮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以田畝而葬其樂咸
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
用松。所樹之木皆取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
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時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
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
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
象𥠖下。三象𥠖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
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
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茅坤云前所謂自見此處中之

朱之蕃云聖人裁制万物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執一以御之而已觀其轉入玄宜句自然分曉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帶足以結紐收禮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踐短之鞵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斵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乎聖人之斵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彫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

明白

吴默曰礼义之不若道德者處明說出

又曰此圣人因時世而爲礼义之言

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齊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蔆（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舜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

蘇濬曰工匠人制庖室分割各有紗処有机存聖人之裁制物也亦如是矣

許慎曰礼与俗變事與这移變古以来莫不如是被执古以泥今者陋矣

秦宗道云術雖不同而其趋各有机存焉

戚而笑鑊插鏃鑊斫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絃会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遂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易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故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梁父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茅坤云人皆知責其所貴而不去知其所以貴如學亦誦子者効其吐吸而不得其養氣處神徒李三王五帝者徒守其法藉憲令而已法藉鼠令之皆以為治哉

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歐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為伯入令得道而仙亦誦子上谷人病厉入山道人輕舉假上也三帝三王經天下紀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藉憲令不能為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許慎云五帝三王乃道至大至遠必遠見閎智者方可與論之不然徒守其法藉憲令而已烏足以知之哉

唐順之云宇宙間是只一箇道理人所為各異而所道莫不異於太一吳致亭聖人同歸殊塗百慮一致異相反皆然其為論亦有一定不易

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崑崙鉗且得仙道身居崑崙也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和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擬析理也檖順也檖音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湊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之理云云行焉

焦竑云凡術不同莫不各有妙處惟引良工巧治諸人以明之

王守仁云此言為治為學技藝百工不在徒法可傳而妙不可傳

翁正春云不傳之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孔聖一失之真傳然則唯賜則疑故曰可傳于人者其粗也斯偏

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几劂嘰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鍾皆冶具也坊土形也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制也硎磨刀石何則游於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悲之具也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業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

似莊子寓言
蕭條行云引之
其者可共之行
所以巧者乃不
傳之道父不能
以教子師不得
以授弟與甚且
然別吾道乎

許慎曰士當以
道理為主一人
之是非果未可
定也莊子曰此
亦一是非彼亦
一是非果且有
彼是乎哉果且
无彼是乎哉此
言符而一矣

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愈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治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徵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

天下或有是礼义而非道德者

王世貞云此段又妙說尽物理

呂默云師曠舉琴撞平公此亦出于人情之外其不觸誅者幸耳

黃洪憲云合則爲服以離則爲胡越是宇宙大道寧獨容子之賓爲去耶然于今委之適去之遇非人之智

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是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撓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左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牽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

所去宁其玩也頓天峻云聖人白然者若人若子於鎮海不哭長百人若濤而於婦人爵也若子曰言出於世則為夫毋夫若出於婦刈不免為姒婦矣言一也所謂者異耳説亦相類王蓋云所觀所視雖異而其實本始不一君子惟正身以待物之來而已世之鏡我所不恤也

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文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而待物庸詎知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由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

王守仁云不去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而輿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刑辟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讀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世誰免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

湯賓尹云此段前言人之才不得相兼以后見人君当随才器使

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钁音矍強脊者使之負土脊強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俛也

王錫爵云引伊尹興土功一事為証伊伊長於有此然杜撰却妙

朱之蕃云事貴易從故人人皆可能若崇所難能之事而求備于一人則人之可用者鮮矣

蘇濬曰人君用一人當隨才器使取長棄短如必求其高不可及之上猶娶者必待毛嬙西施世之有妻者寡

王守仁云世主用人不知隨才

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少已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二離而為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

眡皐汙慕高賢人良以希牲代之所為甚至所用非所賢所賢非所用皆其所又至者

陶望齡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遠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舍十里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焦竑曰道德與禮義之去若日月室宅之居

朱之蕃曰聖人盡道於己而聽之於人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喙獸窮則觸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

即上文次論聖之意

茅坤云聖賢事不同生死各

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時失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非

曼以自寄為主不出一毛皆之恭[illegible]其以泥彼若久之矣
許由[illegible]儀論瞿切[illegible]賢心然[illegible]豫讓要離[illegible]下[illegible]聖賢操[illegible]不[illegible]是自以其志而已若又兄死者非生者蹤者啓而云者某則聖賢之心幾下白干天矣夫散之三仁孔子同謂之仁與原心之論表宗道云楊子公解朝用與萱法

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仕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趍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

湯賓尹云聖人治天下不屑屑徇是非之迹得中而已

莘坤云極治之世渾渾噩噩然

孟諸宋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鵜提胡飲水斗斗而不足鵜胡污澤鳥鱓善鮪委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足曰贍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貍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藏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

為而以充財索淺不可采緣不斷是也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琱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之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此即以道德治者

楊道賓云文字鋪叙有法道衰世之風声習尚令人慨嘆

袁宗道云澆淳散利風俗愈趨愈下亦世運为之也大要有不得不流于煩奢者亦有風会日入于薄者不可一例視之

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迺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荊吳芬馨以嚂（音監）其口（荊吳國也芬珍味嚂貪求也）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趍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拏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漂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繒帛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於貧富之相去也猶人與僕

蘇濬曰守正循理[illegible]之所常然至于飢寒之患豈所計哉然奸邪之徒往往籍口以為實不知守道之君子有斷然獨見處

蘇濬曰淮南一書世間說甚[illegible]奇之事其義者其文品物畢之類無所不及大較歸之於道觀此段文字記夫

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彫琢鏤刻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

習孔習云此論治道最精深

楊道賓云借物理來喻言言中竅

王道坤云此篇與說山同聚似淘金臨池探用

吳肖門曰契刻桅舩弦板墮劍于中流也

大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 劉氏持政，獨夫收孫，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 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也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舩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下舩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把音沉 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 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

王常曰說山說林一篇所以為佳者詞不貴而意了然

楊維禎曰此喻新髮無人能有所為而用我為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勞謂之曹布燒以傅蠐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衆鬭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蹩（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蹩而行（蹩蹍也待所蹩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蹩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名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拂（滐）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益也敗猶沈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椎固百病不能自椓（涿）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光其眦

不能致此宇宙常

蘇濬曰狗彘肥則享之故近其死鳳凰非聖德之君不能致故曰莫之能致此宇宙常理

王世貞曰此即老子上德無為

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 狗彘不擇甂扁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 偷取也顧反也肥則享之故近其死也 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 非聖德君不致也

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即蛆 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於詹諸殆猶畏也蝍蛆蟋蟀不雅謂之蜻蛚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蛆音首 鳥力勝月而服於鵻追禮能有脩短也 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礼不雅謂裨笠秦人謂之祀祝間鵻時晨鳴人舍者鴻鳥背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

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 生寄死歸殤子夫所寄歸所上故曰以為壽彭祖蓋耆耄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若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 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不怒乃是怒不為廼是為也 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聞至樂不笑

說林 玄紗

至音不叫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鬭慊怏則譟呼不斷不自斷制豆薦器籩豆之器大勇人鬭自畏之不復鬭之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大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柱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雜家謂之投斛金者金步除跋者刺跋赤發者疾迅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掘所重謂金與玉掘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抃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

王鰲曰父子相危如楚平王晉獻公之類方代而下人猶以為口實

用也解門以為新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于愚水火相憎鏏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一曰鼎無耳為鏏受水而火炊之致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者害所養喻骨肉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便冠也以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蟲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為土歸於本㙐故曰逾屋之覆也壁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飛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寅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火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

王明甫曰此言定靜之效要在心上理會

朱之蕃云以理勝欲其機如此

董扮曰設機獲鼠机動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羣著著

欲歲之饑荒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鈎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紩冠則戴致之紩則蹍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劫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志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與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

詩云我任我輦此物理機動態玄之妙

湯賓尹云與物各得其偏論人有能有不能也

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冗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〻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蛇牀臭蘪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文不能足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貞也號琥顱亦骨也而世弗

許應元曰舌之與齒三句亦柔能勝剛之譬

王世貞曰淮南敘事錯雜然物理勘破一言一句皆得真髓乃彼的之言

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言物不當為用也舌之與齒孰先礱也礱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蛇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音瞿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

姚寬曰運引物類情而不煩通而有作
旅仁曰錯引物理言言中窾所謂雜而不穢者
胡時化假譬取象異類殊形采鑿著百事百物之窒塞慕善為說林一言

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閑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冬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偷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也互文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貧者未必廉蔐荻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蔐荻也楚人謂之蔐即所謂蘆荻絮也黂枲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所繩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

邵寶曰此言即小可以知大来歷多標竊百家而文法錯綜旋滑好

楊文懋曰物理曲盡其趣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詞

王維隆曰此言小有謹者大有所遺句句曲盡物情

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內復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也（衰差）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類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

吳默曰為則同而其為則異順逆之道也

陶望齡曰援引形容最妙

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作難孔子而為之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而也大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使人來射取之猨狖之捷來乍蝯蚿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捷來使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櫂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內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雜

呂祖謙曰思則見之于夢子而思親天性固然遺腹子独思見其父者目初不見其像故也此人情之危切者

白璧有考不得爲寶考瑕汙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祀于神而卒祀之之故易爲黍肉爲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之則聞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可爲之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治崤開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餓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發遣矢也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

真德秀曰此亦可謂長於紀宇宙物情措詞調還纖悉畢備昔人道云欲知物理百態難着說山一篇之不

凌約曰援引錯綜讀之語語如

亡犴（寒）不可再。（遁逃也獄因以權変出開塞野行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貞。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繶（亦）不必以紃（紃亦繶也縷轉數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表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如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实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奉助）蠹衆則木折隙大則墻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隊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庇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不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也）厦屋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湯賓尹曰物數各有相成之理

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曰蠶牡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音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然。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蚌象之病。人之寶也。蚌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病人寶之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徹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皆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徹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無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

吳默曰：人之性情不同，故其俗尚亦異。

王守仁曰：今兖州人積柴搏魚，罧然之名之為涔也。

王世貞曰：言見大斯知小者之

然也。嬿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知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轉炭熯，一轉一挺也。掇之則爛指；万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能。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飾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釣者靜之，罧者叩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叩，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貍。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鬬於伏兕

袁宗道云言能者因事以成功

湯賓尹曰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

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蔭木影撲者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簦）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以為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知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

冒先凡人情是不知此

王世貞曰亦近之機捷為影響

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 日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知之語秉曰敗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數見詆見訶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生不畏身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負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于衆人，若不足若欠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

許慎元曰人之智多愚於有所惑也

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慈太上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洋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者也王者所封禪虎不令狐乱小人得上其上者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頭之実雉犯昂肩髀而腸腸不得升也馬駮不入牲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

歃快之至冬而不知去寒不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木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木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於其鉤各異形方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獻公之賢欺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

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飢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令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君子有酒鄙人

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也醜惡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

真德秀曰用人如治器之善也習孔教曰用人當其才自然各適於用而不相矣此隨材器使

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也（使利）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

（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黶（業）酺（付）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黶酺著頰上窐也窐著在顙以□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譏人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倚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知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illegible]之曰不得其[illegible]雖真知亦無所用

吳默曰言成要者惟出於不意斯為奇之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為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生者不獲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声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渡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班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聰）孑（蕉）孑為蟁（水蠆化為蟌蟌青蛉也孑孑結蠆水上到䖸蟲）兔齧為螚（兔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為螚一說兔齧蟲名螚音那）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膏燭以澤也（燭光𢬍澤喻光明有明脉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

吳默曰此言量頒有先机而見

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 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急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 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鄰 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无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隱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也 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 伏苓掘，兎絲死。所生者亡故死 一家失熛，熛 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

尋順之日爲句當天機之自然而然者物物異形異質而天机之動一也
焦竑曰鶴壽二句見脩短各得其志亦是莊子大意一般

湯賓尹云叠叠引喻愈出愈奇意味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 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 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 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弔也 狂馬不觸木，猘制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 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 心所說，毀舟為杕；杕，第 心所歆，毀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杕，舟尾也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 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 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 舟能沉能

蘇濬評：言言有味，句句談真，總此物理而過之乎。

朱之蕃曰：說到痛切處，令人一讀十起，非句且取辯且前之所餘到。

蕭良有曰：此言物之聚散交感之理。

吳默曰：有刺諷之意，而句自為文，可為拔本戕根之鑑。

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訾毀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床，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羡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蚌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

[illegible]曰此是[illegible]論

蕭良有曰借詞立意自古未有道此者

吳默曰絕似戰国策語

唐順之曰得之於賈生語来

而行之故謂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虎於陰衆人虎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復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懊沐之愚者言而知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鶡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斥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淂溥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暗晦必留其謀。王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

高子畧曰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文旁搜異聞以成之故其文雜出而根究物理

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也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鵰也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傳以和菫則愈。和菫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員。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懿舟覆掛不

唐順之曰淮南一書乃閎成自蠻之產是鼎彝木之細環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无不森列其間

黃洪憲曰此言雖云抽寫物理却是詩反奇幽

顧天峻曰淮南一書沕虎儒是刻安手裁然作亦致天下之事何由羅覈宇宙物情如此之盡

王鏊曰叙物情中而文法有涵瑩虎

王錫爵曰莊子

謂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實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布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

以[illegible]
澹湯[illegible]匡而高
中[illegible]可佳南以
理勝故其文意
致入深而喻中
生喻譬者不得
其旨却布以雜
病之殊失矣
王儒曰此段因
物鏡物之喻
汪道坤曰楊墨
之哭泣寫意最
微却就物上辯
之楊墨之心几
不見矣

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彫。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徙枉準直若戲。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和入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者烏鳶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

茅賛曰探入人情一軸亦堪與取譬之法
茅坤曰悉取物理如探囊取物隨取隨足隨寔隨真

施仁曰狀景寫情字字若金讀者當田尋繹其意

以詐應詐以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潦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悪也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不容繳志有感故纂繹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徵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

不徒獎賞其詞

宄，賊害也宄音忙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